



樓山堂集卷第二十六

詩

七言律 四十三首

辛巳元日和伯宗書懷兼訂移家之約

幾年同學辨王正此日題詩逆旅情下客有憂方歎食中原  
無歲不窮兵登堂率爾真佳事並世齊稱敢避名從此鹿門  
猶未得願隨周子歎黃生

郡邸度歲王達卿大參連日見招因索鄙句

游子蹉跎感物華相逢情切即為家頻來自覺盤飧重即次  
偏驚意氣賒荒歲五朝今再見憂時一飯共三嗟莫疑猶有  
陽春曲客但能歌下里巴

遣興

妙二十六

體

客邸逢春莫問年何堪廿載歷烽煙劉清陶舍皆為相李牧  
廉頗不在邊老我未逢門下過夢君時在聖人前但傾濁酒  
消懷抱著論狂夫敢復傳

元宵大雪戲為拗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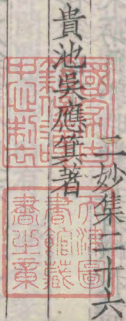
去冬兩月曾無雪今歲雪大三尺深往來市口人不見鐙火  
元宵戶亦扃但沽濁酒無與醉欲問梅花何處尋即恐車馬  
妨高臥呼童但弗掃空亭

移家南京留別王石卿家柱明府

河上神明政絕羣城頭姑射翠微分地當盤錯琴絃靜鳥授  
仙人象緯紛游倦自慙稱國士年荒無計倚賢君白門如問  
江城事為道清風久著聞

酬方孩未震編侍御見贈移家白下

幾年飄泊本江東此日移家道未窮負郭時勤長者轍投詩



獨拜丈人風羈棲爰止猶容膝決起翱翔笑轉蓬敢謂此中  
龍鳳有望衡何幸倚龐公

何玄子

指給諫左遷南禮部閉門著經時有見贈移家

之作奉酬一首

何求寶炬照江湄留滯東南道未衰疏草已聞爭上殿經師  
猶幸得同時慙如鍾會探懷擲墨若南榮見父慈誰信知雲  
須異代褰裳還自此中期

贈張解民

少京兆

清風冠蓋亦冰涵獨幸相逢已道南多壘自慙卿士夢聚徒  
猶益聖賢簪當年半面羞京兆此日忘形愧魯男似我有懷  
君獨歎可疑表餌是空談

馮躋仲

京第

寓戶部園郭孟白

萬程

招同涂石文

移尊亭上

妙二十六

二

南國司農也有園一枝遙借帝城偏鳴鑣並立花邊馬好事  
能移沼上筵豈有星光臨雅集難言龍臥淨烽燧明時不用  
歌燕市慷慨傷飛雨後泉

酬方元錫

立成

吉偶

亭成

姚覲侯

文烈

若侯

見招并贈詩

我來京邑亦隨羣未必東行宿已分自笑比倫非管樂卻驚  
兩姓狎機雲一時感慨消于酒四海波瀾獨有文迭奏清商  
風雅應城頭暝色薄簷曛

郭孟白以淄研見贈

紅絲曾見出齊州文理無如淄產道龍尾鶴睛輪上駟驪泥  
雀瓦後羞牛誰因雕琢留青眼我已消磨半白頭從此欲焚  
猶未得代君作檄取封侯

慈湖曉發微雪示曼殊

客塗無伴喜相依並轡荒村尚近畿入夜漸知寒色厲出門  
欣見雪花飛敢言道殫緣天意未必蝗消解歲饑安得瀟漫  
深幾尺與君沽酒款前扉

當塗陶氏兄弟假館授餐作此謝之

陶家五柳舊垂門滿耳墳茔又弟舅好事嘗盈堂上客移情  
偏築宅旁園偶因竹石稱鶯坐不盡琴書愧授殮幾夜酒杯  
浮雪色歲寒他日固平原

邸中大雪憶予往年有望雪詩今更作詩志喜時沈崑

銅云來視予

作客難逢三日雪辛未于今已十年盈尺占豐題謝賦閉門  
卻跡愧衰眠無衣何必愁公子有歲還同詠甫田獨感故人  
時見憶銜杯欣對竹枝前

雪詩用東坡韻長日大雪節

妙二十六

三

雲端誰擲玉纖纖飄落人間最苦嚴但願豐年民有穀何妨  
殘歲食無鹽自注時鹽貴甚秋濤怒沸高于屋天雨低垂近在簷一  
夜廣寒春欲動搔頭斜插雷為尖

寒原不見影如鴉凍合谿雲幾萬車人閒難覓三株樹天上  
平鋪一夜花豈有虛名來授簡卻逢飄泊久違家明朝且欲  
衝泥去指點離奇滿徑又

雪詩再用前韻十年以來曾三和此韻汝盛府齋及上河容舍在上河者四首已失原草

為詩何必學輕纖偶和東坡律戒嚴不用形容工羽玉即如  
清淡點冰鹽十年逸句還來夢一夜寒梅倒壓簷卻使推窗  
眺遠色平空失去幾峰尖

虛堂古木噪昏鴉客有愁心載滿車歸去故人須脫粟折來  
歲暮指寒花畿南蝗疫真難見江北烽煙更幾家自笑胸懷  
偏偏側猶餘五嶽立了又

雪中鮑曼殊胡胡之飲于邸舍劉比部程廣文及陶氏

諸友并移具召姬度曲用前韻

諸君過我意纖纖不解江城夜號巖飲戶角飛明月皚冰盤

羔切水精鹽自注太平未幾知酒德能移宿可有星光近在簷

曲罷青襟渾欲溼彈箏爭惜玉牙尖

燭殘莫問髻如鴉豈有西陵油壁車我自酒杯澆磊塊君看

雪色盡空花願驅蝗騰深千尺相傳雪深一尺笑指壺飧似

一家盡醉不知天欲曙橫窗竹影已成叉

采石孫幼窳雪中餽酒過訪兼有登山之約因贈

山陰訪戴夜還船何似君來雪正懸卻感行廚衝滑至況多

相見意歡然一時壇坫非吾敢三國英雄幾姓傳試問江亭

明月夜可能同弔李青蓮

和尚港阻風聞荆襄兵警南京已城守 癸未

憑空磯閣俯平流側望高危勢欲浮一息波濤長萬里十年

旌思載孤舟已間洛水橫中國況說烽煙蔽上游我亦欲乘

風直去猶然窮港狎鷺鷗東下

莫說江南尚太平亂離今復見陪京即傳空國登陣守難使

孤舟破浪行風力但能留倦客天河何日洗驕兵柳條欲舞

花初發無意僧寮聽早鶯關上江兵警傳南中失機書于佛

自南京歸留別所知 自注時崇禎甲申三月十八日

四年挈室倚南京二載兵戈日數驚愁聽羽書來北直敢言

象緯應東行吳門未穩藏梅福江夏何繇致正平寄語諸公

憂社稷誰能不出奈蒼生自注聞賊已破真定諸公有留于

山中五日聞三月十九日之變

五月五日天欲傾悲風萬里動神京劇隨父老蒼黃哭忍說

君王慷慨行自古主憂猶責死即今國破盡偷生閒時漫數

妙二十六

四

詩書效華嶽山高恨未平

漢家功德尚謳吟  
誤國其如盡盍簪  
誰引豕居龍鳳闕  
卻憐鷓序馬牛襟  
敗亡何必曾先見  
痛哭猶存未死心  
獨有深山雲物異  
悲涼夏木變霜林  
自注先子慮北京必不守聞者唾之  
聖主焦勞十七年  
那堪回憶倍潸然  
憂危誰下銅駝淚  
灰燼空傳紫禁煙  
北地有懷悲漢誼  
中興何日見周宣  
南陽豈少閒吟者  
聞達毋寧得苟全

聞陳青谿殉難

十年水部識青谿  
謫吏仍甘死若梯  
微虎何必能存魯  
玉蠲居然欲奮齊  
藏血燕山風盡烈  
招魂江上草含悽  
故人醜酒吞聲哭  
南北於今路已迷

過陳定生寓舍

客舍相逢秋已過  
不知誰念舊山河  
平時懷抱風霜盡  
細數

妙二十六

五

交游涕淚多  
似子明安猶請獄  
何人訟固肯提戈  
請看大地荒荒色  
對酒能無倚漸歌

和尚港阻風用去年韻

霜落江寒水半流  
依然野泊問沈浮  
如山波立縣千練  
似葉篷輕小一舟  
滿市公侯忘載溺  
幾家村店學優游  
閒觀最畏人閒世  
肯信風濤下海鷗

嘗疑宵旰未昇平  
為見衣冠又舊京  
一姓乾坤猶鼎革  
終朝風雨任留行  
藏舟是處求深壑  
惡浪何曾覆亂兵  
歸去東山茅屋在  
雙柑從此學嗁鶯

中丞程公

世昌

以池州兵使開府蕪湖

蕪關旌節一時新  
河內還應借寇恂  
江漢有人揮白羽  
乾坤何處著黃巾  
七千士奮惟君子  
十萬師資盡部民  
共訝後堂容對酒  
彭宣猶自感風塵

苦雨 乙酉

武昌旌甲蔽江濱到處流離說苦辛  
二麥未收夏四月千家共歎雨  
三旬忍聞郭邑將沈竈難信谿源已絕  
津山裏尋山猶恨淺誅茅厓隙敢逡巡

自注時左兵之亂池州城守已四日

將結茅橫山原深處因宿谷口小巷

非注在治南百九十里

空山直入漸煙低歷登循谿到轉迷  
谷口緇流真石隱林中蘭若半雲齊  
干戈薄海鐘聲外名姓前生澗水西  
勞擾幾年餘一宿終宵清夢狎猿嗥

敢臥

傳檄東宮指顧聞投鞭萬騎任郊關  
江城守已非余闕軍帥聞猶似伯顏  
未雪大仇天可共豈容沙漠幕成班  
紛紛羣遂論興革敢臥蓬門十畝閒

觀兵泥灣題寺壁 非注在城西南九十里

妙二十六

六

何處能尋虎豹關谿源天設此泥灣  
已看下葉霜威肅轉覺無聲之子閑  
小醜自然疑草木大明終是舊河山  
與公努力勤王事漫問鐘鳴到枕閒

石灰沖絕命詩錄遺一句

半世文章百世人

五言排律 六首

哭陳元靜 自注客死河間 乙丑

偶託天津信猶疑事有無何當遽物化  
况復阻邊隅自古誰非死斯人獨可吁  
照埋空掩獄雉悔竟淪笈邈矣羈魂逝  
悽然旅櫬扶病窮齋爾志存沒感吾徒  
文字荒秦嶧風神落藐姑嵇彈應已絕  
鍾聽若為孤世路通如蜀人情只一芻  
玉樓知不苦血汗視神駒

重陽雨夜飲弟發若抱觀堂 戊辰

天地生寒早風徐入幕艱三秋餘黯淡九日阻幽筇節至花  
猶待人清夜更聞酒消一斗醉兩鎖二扉關響碎牆陰竹雲  
沈戶外山溼光鐙火散繚滴笑談刪孤唱推庭葉深杯冥砌  
斑登高雖故事樂此便開顏

方孩未先生見招兼惠詩扇酬八韻 戊寅

昔和滕陽句今登元禮門後堂容對酒往事況難言一念真  
忠直此身具本原老成天獨護後死道猶存蕩寇無妨臥移  
家不避喧那知霜氣肅復此春風温草木十年臭聲名萬古  
尊誰云蕭艾盛豈漫蔽行軒 自注先生丙寅被逮時題詩滕陽驛子曾和之

曉至無錫子方于丙夜歸自錢塘喜成十二韻

寂寞王猷興殷勤叔度思三春雙鯉墮千里一帆隨自我來  
江國方君滯海湄那知相聚首猶自未移時郢曲元難並延  
津或可疑獻衣慙季札縱酒和高離率爾真休暢斯人獨偉

妙二十六

七

奇論交忘作客羅拜喜呼兒天地生戎馬文章即蕪靡廓清  
吾豈敢推挽子同期道大難為用憂多不自持清鐙照炯炯  
莫負此鬚眉

贈徐克咸 并序

克咸自其外舅開府來小飲劉輿父家自言曾臨戰  
殺賊并言賊情形甚悉因贈十六韻

十載寇猖狂踉蹌哭萬方官兵徒轉徙理督總周章楚無推  
人望廟謨本聖王英姿誰幕客宅相有孫郎文筆曾干象寶  
刃初試霜那知衣短後即復擊星鉞左右能馳射東西正殺  
傷論功宜上賞憶母卻還將已渡陳倉道猶登魯肅堂相看  
各勞苦語次復精詳河朔傳滋蔓川秦更跳梁連雞人用勒  
築舍日成行天下憂方大吾曹道自臧臨戎樂戰鬪抱膝計  
安攘以我衡今昔如君即傳張相傾同濁酒萬里看長浪



中秋寓樓書懷十六韻

非注在城中大井西北

甲申

暗數今宵月旅懷十四秋出門家即遠隨地友相求王室比  
 多難吾生尚薄游身無一命寄志欲萬夫道著述名徒感詩  
 書效未收世方希管葛學獨恥墳邱沉宅稱先識自注北雙  
未聞即已  
 山甲敷天戴大仇烽煙驚海甸風雨泣燕幽賊勢猶分陝人  
 心豈去劉東來方草創北伐忍淹留遵養師王導英雄笑仲  
 謀有田曾祀夏不戰盡封侯鴛鴦班何滿干戈氣若凶興言  
 真歎絕感事即深憂抱膝寒生袂銜杯漏竟籌坐移簷際色  
 蕭瑟動虛樓

五言絕句十七首

昭君怨

辛酉

絕塞風煙迴心將去鴈同琵琶空有曲不到漢王宮  
 玉關妾已遠猶自恨蛾眉寄語承恩者黃金路畫師

妙二十六

八

杜湖

杜鴈即湖岸

癸亥

客歸偏有興鼓楫獨扁舟遠浦空寥廓深江自此流

渡淮

丙寅

驅車千里遠鼓楫一時過頃刻多風雨同來渡此河  
 盈盈流一帶天地此方中不渡淮河水那知疏鑿功

季園

甲戌

高岡松樹多絕壁流泉繞上下前後山清眺夕陽香

梁谿曲

三首 戊寅

本自秋浦水忽為梁谿流梁谿流不盡歡去使人愁  
 梁谿多悽風道是白門來自歡出門去梧桐葉葉摧  
 愛飲梁谿水愁作梁谿客明月照一方歡自疑今夕

樓子歌代怨三首

樓子比金屋繡幃日垂垂妾非邈雲中歡胡道旁遺

樓子好明月金鑪手自煨輕颺蕩纖幌知歡來不來  
樓子復樓子歡使妾住住此上樓無轉驢下樓如流水

和子方阿子歌三首

盡日寫心怨秋風阿子歌猷州不在天歡今欲如何  
阿子好容顏行行淚且潛腸中轉車輪為歡不得開  
漢水非吳水鹵莽洗阿子阿子顛倒情終當為歡死

光州胡胡之避亂來南與予同客當塗二詩贈之 辛巳

冬末同為客相依意獨深不因羈旅日誰識歲寒心  
浮沈雲在地淡泊月生林過我猶尊酒無多作楚吟

六言絕句 四首

題鄒滿字為僧作圖 己卯

一片石色疑雨幾枝松勢參天茅屋枕谿寂寞老僧禪悟何  
年

夏日雜興 壬午

佛室何異賣春臨河無意觀魚直止幾年烽火江東似我居

諸

起居石橋半月還往雲陽一旬吾道幽深自足君子于野同  
人 黃石齋時寓石城橋

兵

七言絕句 七十三首

湖心寺立秋 辛酉

天高漠漠水平流隄影山光背郭浮  
蓼葉欲齊煙欲澹年年秋色早湖頭

聞敗 壬戌

昨夜西風自北來傳聞烽火徹燕臺  
熊都意氣今何許蟒玉

能堪匹馬回非注熊都謂廷弼也

將軍灞上笑袁楊又見輿尸督府王破敵只須兵十萬可憐

口舌是金湯非注袁崇煥楊錦也王化貞自許以十萬破敵

隴西曾說有中行賀將前身亦少卿縱使漢廷無衛霍如何

降虜倚長城非注李永芳事

出塞何人右武賢營罕未見遂屯田可憐門戶能傾國賴上

中樞已待邊自注時熊主守王主戰本兵張鶴鳴則右王也

一重山海鐵門關肯與人飲馬還天子只今思鉅鹿公卿

誰復羨東山

偶過蓮花菴自注南京太平門外後湖之側 甲子

湖上樓臺已數旬綠荷開盡一時新誰知更到鍾山曲又得

蓮花梵語聲

北峽關看壁閒二詩丙寅

妙二十六

一傷奉使一公車辛苦誰題驛壁書我亦羈游無定在卻看

天地總蘧廬

所見

風吹十丈路頭塵見怪蛾眉一幅巾斜抱琵琶驢背上相逢

容易是途人

春河鋪

慘澹雲垂四野齊斷橋殘樹細沙谿那知一醉春河鋪野色

煙寒日已迷

代贈丁卯

何處飛來掌上分漢宮纖秀獨離羣夜深鬢無人見疑是

華峰絕頂雲

五湖舟裏未應閒肯載羅谿越女還亦解蛾眉偏見妒且評

江上幾青山

芙蓉九月澹新裝不畏風濤解送郎卻憐照水鴛鴦影肯向  
臺中學鳳凰

郡城東湖

遠浦孤舟萬里秋滿湖寒色坐中流城隅一曲空飄泊為有  
漁歌到渡頭

別意

無數江楓照水紅離情欲斷碧天空渭城有曲無人唱早與  
帆開一夜風

自高田至秋浦道中

己巳

參院嶺下即澄潭破石山頭氣似嵐指與故園三五里蕭疏  
野色任躋探

非注參院破石嶺地名

石出谿頭水有聲北山渡口問漁行高巖一片雲中落題字

非注北山渡去香口五里巖下有刻石碑文二大字餘莫辨志亦未載

何人著姓名

妙二十六

十一

人家十室九疏林秋盡風敲萬木吟石磴臨危盤七里蕭蕭  
落日草連陰

非注七里石埭嶺舊址

千山色暮到楊潭野店橫谿為駐驂濁酒寒燈消不盡為遲

新月半峰含

非注楊潭渡名

何年名喚女兒村紉紉瓊漿意可存隔岸朱霞如弄色千章  
楓樹已黃昏

非注女兒村村名

雞兒灘頭石半漫虎子渡口霜未乾兩岸青山渾在水不知

非注雞兒灘地名虎子渡貴池石埭界

人向鏡中看

林巖曲曲是泥灣風欲蒼蒼景欲艱迴合谿源百六里行人

非注泥灣地名

不羨會稽山  
山如滴翠樹偏妍蒼玉為谿鏡是泉寂寞桃湖陂外去至今

戲作

太白已千年

非注玉鏡潭桃湖陂在秋浦之清谿

遼海干戈已十年即今烽火徹甘泉漢家赤羽連宵發丙吉何曾早念邊

南京猶似六朝時御史先驅拜法師佛力何曾增敵誰憐直北戰征兒

下關夜泊見鄰舟有女年可十五六夜半聞舟中鼓琴聲甚苦

天涯孤泊歎飄蓬客裏關心瞥見中夜半卻聞聲切切不知曲採為誰容

十五閨門未嫁人可憐玉色落風塵他年曲罷傷心處輸與蘿村幾度春

上新河代作辛未

踏雪佳人到上河清尊不惜醉顏酡鏗前聲紙書新句莫是傷心子夜歌

妙二十六

孫谷甲戌

昨夜天風落素湍碧流深浸萬琅玕石梁不信蒼苔跡為聽疏鐘坐欲闌

燕子磯舟中聞有閨人詠門泊東吳萬里船者與蘇武子吳素臣即事各二首

幾年作客慣今時誰信含情解誦詩燕子磯頭同有賦不因秋月寄離思

出門萬里即孤舟客裏聞聲也自愁可憐二子清秋句為聽傷心子夜謳

劉伯宗寄所記桐變事

客裏相逢盡酒危隔江何事悵流離而今共道東南好愁讀西川杜甫詩

南京雨中遣興丙子

十日都城雨未收，亭臺何處不平流。池邊竹樹相縹碧，水氣翻如屋上浮。

五月寒如十月天，天平看萬戶盡冥煙。那知有客空亭坐，獨翫南華秋水篇。

聞說秦淮水漫橋，家家垣屋似飄搖。呼童閒問街坊價，莫愛茗香破寂寥。

山中感興 丁丑

春雨蓬門喜笑開，故人六七上金臺。窗前不道真焚研，又聽衡文檄使來。

林外黃鶯學語初，階前蘭氣暖風徐。閒拋書卷觀農事，名滿人間總不如。

無題二首

樓子風清月色明，輕衫度曲不勝情。柳條欲折未忍折，醉殺

妙二十六

三

呢喃聲更聲

湖上春風花外枝，橋南載酒為誰持。詩人不老多情思，猶聽初鶯婉轉時。

過嚴子陵釣臺

歙州行盡又嚴州，煙雨空濛載遠游。為問富春山下路，千年二石俯江流。

深山何處識平生，為有滄浪釣月明。故人無意求天子，灘水難忘是姓名。

六月二十七日立秋 戊寅

客裏今朝年又年，炎風赤日更秋天。梁谿不道江南樂，為有清真第二泉。

早窺華髮初生鏡，晚報新梧又度秋。人生不得行胸臆，未見官封萬卷侯。

莫唱詩人白紵歌可憐江北尚干戈  
夢裏砧聲聽不得悲哉  
秋氣獨誰多

空堂蕭瑟動陰森一月連牀風雨吟  
此日生平都欲盡文章  
昆弟酒杯心

去梁谿將溯荆谿毗陵華陽白門歸  
子方同游稍後至  
期俟之定生家記別

客子明朝放棹行虛堂今夕酒同傾  
為君一月瀟湘意淒絕  
江南萬樹聲

兼山堂畔連牀夜風雨清鐙詠未孤  
此去秋光多在水夢中  
得句定相呼

杜匏如索題其像

生平意氣未全舒解說荆卿劒術疏  
一幅鬚眉今髻髻古人  
再見杜匏如

妙二十六

江行已卯

西

文章何用動公卿鄙夫穉子亦縱橫  
檣師慣識聊相戲似爾  
儒生浪得名

日暮三山鼓棹過夜泊霜寒姥下河  
徧穿茅屋沽無酒燒草  
兒童自和歌

梁山赭山一夕過檣港荻港三日留  
遲速早知風力定蕭蕭  
木落大江秋

見邸報

自注武陵楊相公出視師

臨蔡何人是晉公况聞方叔作元戎  
九重宸翰親揮灑磨石  
淮西好記功

往歲三公數出師成功難易未同時  
文襄一定河南過少語  
風前去不辭

閏辭庚辰

三百六十三  
嫋嫋春風氣正融  
曉妝初怯日瞳矓  
錯穿鍼孔因鸚鵡  
顛倒心腸唾牘絨

盡日花飛滿四鄰  
殘春猶見月華新  
無言獨立屏風後  
怕見垂枝影亂人

南京所見三絕句

王曹劉魏近時有  
許史金張我代無  
今日江南眼孔窄  
不知羨殺幾屠沽

十載烏頭宰相歸  
中丞座主亦光輝  
而今八座迎塵有  
自古三公入市稀

詔書遙出未央宮  
四海齊稱罔極隆  
即使漢臣能議禮  
于今三教已渾同

花枝詞為馮躋仲納姬作辛巳

窈窕花枝醉後持  
絳紗紅蠟影低迷  
已知賦筆能千象  
暫屈

妙二十六

五

西軒試小眉

冰紉初著氣如秋  
五月能清大火流  
窗前試聽呢喃語  
怕有剛腸幾許柔

遠山黛色有還無  
似與輕煙寫一圖  
馮郎不會猶憐意  
肯便輕舟去五湖

寄顧子方

與君相別兩年餘  
笑我輕舟學避居  
月明顏色猶疑見  
難得梁谿一紙書

定生以令子其年新詩見示因寄

前年我贈長歌日  
有子方當髮及眉  
讀罷新詩閣筆歎  
人閒何似景升兒

我亦為文浪得名  
敢云臣壯不如人  
即看珠玉因風落  
僂彊今知畏後生



秦檜墓

秦檜江盜也。有墳道旁。猶自立碑。文格天高閣。終黃土。留與  
牛羊好逐羣。  
建炎失策。豈繇人舊憾。河山轉不平。大臣若獻和戎策。墓草  
應須向北生。

至南京

甲申

江山南國尚依然。獨見衣冠倍去年。日日除書新拜命。何人  
曾說舊幽燕。

江上絕句

慈湖磯畔倚寒河。對酒風聲落木多。夜泊不知江路險。月明  
殘荻起漁歌。

霜寒江曲映隄斜。近遠疏林隱數家。繞屋去栽烏桕樹。十年  
高臥擁雲霞。

妙二六

七

空江暮色遠微微。天水無涯望轉違。霞照未收新月上一帆。  
清影落漁磯。

華陽陸地風波惡。姑孰姑山險阻多。肯信大江容易渡。夜深  
清夢畏龍鼉。

石橋為人作

長江不共越谿流。國破何心載女游。十日南風吹不斷。石橋  
猶繫五湖舟。

偶作兩絕句

二李何王號代興。再傳楚士欲憑陵。而今盡溯從前體。敢效  
諸家擅國能。

本朝著作卑唐宋。頗怪文人氣習殊。細簡流傳諸集在。不知  
曾否駕韓蘇。

與李原常小飲杏花村

非注在池州西門外

昔年杜牧為州日遙指村名作杏花湖畔偶然有酒處布帘  
高挂兩三家又有箕也詩文浪得名每因少作愧平生之句

聯句一首

七夕小集即席聯句

鵲渡傳疑甚子方靈津此夜茫茫堂高流月影次尾階盡落星

銍酒攝羣寶目子方談飛舉座霜屆時悽眾動次尾脫葉逗

悲商爽吹微微急子方羈思渺渺長砧聞關塞切次尾劒倚

石泉遑失職憂貧士子方披襟怯大王公明醉綺燦次尾正

則沐蘭芳北渚愁何限子方南陵野未荒雕詞彈燭就次尾

雄辨吃雲忙河漢開天問子方悲歌笑楚狂與君忘夕永次

尾持以報新涼子方

妙二十六

七

櫻山堂集卷第二十六

樓山堂集卷第二十七

二妙集二十七

貴池吳應箕著

補遺

壬午非注鈔版將竣始求得此冊補編於後

美色何足恃行

自注秋試後作

壬午

美色何足恃黃金貴有餘不見王昭君棄之在穹廬妍媸憑  
畫手有恨不得舒長安雖藉藉延壽乘高車養女莫詫豔但  
問賞何如朝以賂宮人暮當拜婕妤

善射世所貴行示內姪李男蟻時

善射世所貴李廣終不封白首忤人意失道難為庸去病爾  
有幸乏絕未嘗逢少貴不省士所至為軍鋒不託肺腑戚安  
能銘鼎鐘

江行雜詠八首

去去都城隅清飈生廣陌霜氣厲叢條蕭森展寒色願此一

妙二十七

稿本

帆輕歸我三年客窮港倚鄰船微吟遲夜月

名場淹歲月負我幽居盟倏忽三十載印首無一鳴作客既  
已倦汎宅鮮歡情何如歸深山努力效躬耕所願幸有諧虛  
譽寧足營

采石睇月明三山發清曉虛洲生孤煙寒林棲倦鳥感彼無  
意遭盪我心憂悄京國夢徒勞故鄉非遠道委懷汗漫游江  
流信浩渺

跳廿五載賊躡十四年所至殘城郭殺人如飄煙節鉞豈  
不重代者速郵傳安望恣摧廓身命難苟全感事增歎息督  
利何喧闐才智既自竭富貴寧久堅不如棄空谷東臯有薄  
田

浮雲異旦夕升沈崇朝變大道有益虧于野玄黃戰羣彥再  
當陽積陰初見晁含章聖所規煩壯物之賤憑高蹈危機弩

發何能轉

生平有微尚覽古如遇故在坐詆馬融提戈訟李固中懷豈不偉棄之在徒步長幸有篇章適以宣心素

許愿諫馬服鄧尉規亞夫豈無懷忠士四顧不得呼烽火連京浴高車載腐儒而我寄蓬蓬扣牀發長吁

諸公應召出多士亦奮庸設壇待神明屢世不得逢賢者固自貴不為苟祿容母令草茅下嚮風徒喁喁

過周仲馭丹陽寓舍

十載丹陽道懷人復幾來不因思呂駕誰共罄融杯是谷皆歸海占星已傍台猶聞歌伐木有徑客中開

門高龍作號谿淺鹿為儔縞紵存僑札樵蘇識閔周林鶯鶯與醉酒色月嘗浮君出吾忘處相期已近秋

九日高座寺集楚豫諸友次侯朝宗韻

自注仲馭居鹿蹊時將應召矣

妙二十七

二

林煙漠漠草油油客裏登高共石頭佳節幾年曾好友鐫京此日尚神州莫言文字消磨盡極望蒼茫感慨留各有故園

回首憾無邊落木助深秋

佳時從俗也招尋出郭幽情寄遠琴樹杪江流疑斷續臺前石勢故高深三秋雲物興亡事四海交游聚散心莫以落暉

歸去急攜壺能得幾巡斟

地近何須杖策探為延清梵入高菴乾坤到節偏知肅山水於人不厭貪寺在僧猶煩應對

自注高座道人不林深氣亦聚雲嵐相期潦倒尋常事欲把籬花霜未酣

石子岡頭木末尖游茵藉草布為帘下風高葉聲相積微雨鋪煙溼不嫌江影遙從陵樹亂酒杯若為客愁添卻憐置我

猶邱壑何日虬姿欲起潛

不須絕壑與高巖倚檻江流雁影南無數松杉交翠色猶留

碑版昔年衝重陽未必常今日羈客相逢感舊衫作賦一時  
誰獨勝敢云佳句我能咸

又聞

又聞烽火徹甘泉還憶天驕廿五年將相一時皆起廢聖明  
何日不憂邊未傳鄭急求之武可有秦師畏魯連似我旅居  
但婆泣江南愁絕限隅偏

南京一月赤書馳未見勤王或濟師憂辱已貽千古恨酣歌  
不廢六朝詩風傳海岱名城破藩逐淮揚覲吏遶爲語公車  
借計士不知何策可安時

妙二十七

三

嶧桐文集卷第一

二妙集二十八

貴池劉城伯宗著

賦

石榆賦

峽谿獅阜爰有三榆匪根于土寄石為軀合同而化厥狀詭  
 殊吾既名以命之曷抽毫而賦諸猗彼倒生厯歷上天望形  
 似駁落英為錢粉其別諡莫則實然赤心最善色白常鮮條  
 長于沃食令人眠生在隙而可詠種舍北以宜蠶貴官常占  
 千尋漢皇亦曾社焉要皆滋蒞土壤扶質泥塗坤身為之挺  
 植戍力灌以榮敷蓋植物之大凡雖至仁其庸異與乃者嶭  
 嶭為骨巖巖其身堅貞者若有感而孕誕礪礪者若狡獪而  
 獻新奇如鬼搏根為之蟠怪在禹貢條穿其空皴秀且透杈  
 柯茂兮鑿空玲瓏枝箭叢兮磊若英多回曲根柯頑不可轉

妙二十八

嶧石

一

腫腫勿翦危者欲崩條披紛矣醜者可嗤節陸離矣大或砢  
 砢偃蓋廓矣小或破破條垂苞矣兩無情而偃抱兩無知而  
 結交既解脫之不可亦判合之莫教豈其補天所賸雖天矯  
 萬彙異體同包抑或隕星所致則玉衡散彩一氣相殺我聞  
 木假為山蓋枯槎蠹蝕于潺湲又聞松化為石石上之交柯  
 文理具拆斑斑是皆造物者離合其質樹石相關然猶前後  
 異際兩體不好未若茲榆之參和混合投隙無間乃有種榆  
 使君攀條太息歌曰吾將使人不飢兮英為旨蓄不如煮白  
 石如鉛兮吾將使人足車材兮名節者任用不如叱石巖轉  
 點頭紛來兮詎濟南之產兮是囊駝之選兮乃有抱石先生  
 撫玩一奉歌曰吾將漱以厲齒兮臥劉子駿之堂下雖老剝  
 折神仙可喜兮吾將袍笏揖丈人兮游孫叔敖之園中樹有  
 飲露鳴蟬者吾下拜逡巡兮倚華林之十九株兮何啻袖中

之三出三奇人攫以登車兮乃有博物君子重為評曰土精  
為石兮石氣之核兮榆土之藁兮石與榆何擇皆大地所魄  
兮山海荒經碧樹亭亭臨海水濟石樹鄰鄰夫皆和合膚體  
樛結枝莖被豎地之鞭成林兮秋塞藏胞之坎茂育兮合破  
又何異寄生于砢礪合體乎嶽崎苟齊物兮察理古人殆鞭  
榆渡海兮而種石以為籬

哀孝子賦 井序

昔人有哀寡婦哀江南諸賦所可哀也孝子行成而  
志遂無所庸吾哀哀之者孝子之兄子雲志也孝子  
姚元呂時以秋水自目其兄子雲吾友也哀子雲之  
哀非惑矣孝子孝母母病請代死果死事詳傳贊余

為哀之賦曰

嗟黃虞之雲耳兮要道世承相宅臨水兮兆食董媪之樂津

妙二十八

二

猗降此詰人兮攬秋水以為名氣凜冽兮顯摯質晶粹兮空  
清維事親無方兮宛轉屬氣通魂哀母氏劬勞兮奄遵罹呻  
吟痛越人兮不再咄刀圭兮徒紛吾躑躅托僚而莫與謀兮  
吾壹誠并志氣上征而有帝可求也跪敷衽以搏額兮匈無  
我尤瘳母患脫然兮蹶興以游苟余罪當誅兮翦養菜之久  
蔓使椒桂永修曷不昇庖人雞鶩兮解鳳凰出箴而長休辭  
號眺以倅直兮情紆軫慙鞠而綢繆當關嶺噪兮初莫與通  
羌纏繇曲踊不舍去兮胥為動容遂排閭闔兮帝聞而閔默  
兮使人知孺子得請兮喜不持家人徬徨兮然疑之昔有死  
忠兮嬰箚而不亮申申其誓今有死孝兮姊深相知謹謹告  
語日夜以幾已焉哉堂上康強兮日噉粥仲宣死至今如刻  
燭昨者帝諾兮與我期雲旗龍輶兮紛迫促亂曰姬旦始請

今帝為兩全大恩不再分多狗則玩而生奸彼新莽作偽兮  
豐隆霹靂卻奏而不使前羌奏可兮成其志初既與以成言  
今卒果然茲蓋帝之所眷而賢嗟世之人兮勿誕諺曰詒傳  
兮此孺子誠兮百行之本至德所先固所以絡宙合橫海溘  
歡萬國而格皇天

桐始華賦

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為韻

粵玄化之推運轉妙氣于虛無甲乙更權乎昏旦句萌易象  
于斯須乘時者壯盛若棟家之伯孟謝令者老退似傳政之  
舅姑是以陽鳥次胃以執御牽牛戒旦而遵塗於斯時也氣  
盛以昌在物而顯天矯必達敷榮乃展蓋嘗瞻龍門之奇植  
百尺無枝跋躡陽之古道孤根獨擢空井之生雖雙而長柯  
僅交沃土之宜有五而菁莪尚卷惟大氣為之灌溉其息若  
墟斯百物由之潔修其花如洗夫其苦茗類豎燈燧光垂天

妙二十八

三

天微態藹藹多姿甫附幹以蔥蒨旋散影而離披擬蓓蕾之  
乍放覺清潤之漸滋縣思靈鳥之栖于翠條疏風可託默念  
達人之據舍綠柯蔭宇安之當其在穉比于孫枝初引同于  
新月豈遽有毳為布之供豈即有氣成雲之淳且勿侈數畝  
之偃蓋可以廬居且勿稱兩邊之菴藹足以蔭暘但使節應  
清明苞有茁發則四序免大寒之憂九州無易主之厄向榮  
而仲呂合奏數葉而歲閏其同馮翊六尺之枝候不異于長  
月吹臺百圍之質藹豈後于吳宮蓋時與物有其深感精與  
色妙其微通既鼓蕩于羣靈遂灼見於茲桐吾聞王睿時值  
暮春修政之紀居青陽之左个薦鞠衣與淵黼出廩以振貧  
窮束幣以聘名士命司空者有章戒野虞而循軌采柔桑以  
曲蘷煖荻臭于室兒觀草木而盡經綸似緣起乎桐葩之伊  
始豈徒流連日景愛玩物華望玄谿之託險生危比薦桃園



柳為樂攀寒山之出冥合律僅萎楊盛杏堪誇已哉是故即始知終緣華察理想削琴于古帝心有太和悟刻魚于蜀材物含眾美卯朝陽而知貴敢同養棘之賤師就爨下以搜奇非繆為弓之智計破不復合君臣之分以明翦即成封戲豫之端以止化行願愜無翠蛾之女摘葉書辭道勝邪消絕白恰之節渡江波起若是則拂葩萬狀非多桐臺千年猶峙曠曉露脫葉辨士之喻幾何笑花影臨池公子之尚沙爾矣

宋人馬永卿言天聖中鄧州秋舉主文來一老職官須鬢浩然輕薄生前謁曰舉人關係甚大願先生無渴睡既引試題賦桐始華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依次用韻乃滿場闌筆相率詣簾引過懇請改易不得主文去申言通鄧州艮白是年遂罷舉云余按題既難于鋪陳韻復限以險陘風簷之下固應窘手然嘗徧覽唐人試賦載文苑英華者

妙二十八

四

率猥庸俚拙多可嗤鄙即宋文鑑中號稱精擇亦大略可見韓退之之明水秦少游之單騎皆一時盛傳異代壓卷顧止爾爾他足知矣余困老場屋每見中式文卷輒為憤悶至回思唐宋律賦知從來試士所收皆然不足多歎暇日因戲擬此全做試體僅取成篇蓋聊為鄧州塞白不知于渴睡先生刷抹何如也

序

雲仙雜記序

唐小說妙一代幾與詩等余之好讀之也如讀其詩然未有事徵所自出而非臆語撮其最勝而不蕪如雲仙雜記者也余之讀之則小說之高岑王孟儲常也夫唐詩妙于初盛故高岑王孟儲常不在長慶以後而此編成于天祐天復間已唐終而五季始獨晚出而蹀其勝則小說與詩爭妙之一變

也抑余重感歎焉士君子不幸生逢衰世太上匡危定亂實  
有功德以及人以自見于天下次度吾之不可爲而決不爲  
則劉廉晦明寧沒世無稱不欲使一人知我又次才無與于  
救濟而穎露復不能退藏尚望後世之有述則惟是著書立  
言以庶幾于不泯泯已爾故嘗縱論之當唐終而五季始李  
沙陀張七哥其太上者也百抗百戰相與有成不苟然而已  
也其次則吾不知矣是劉廉晦明不欲使吾知者司空圖朱  
全昱未足當也又次舍纂著安歸哉于戈交於門筆墨遁於  
室碧無卒起答亦鮮加天祐天復之閒宜如是耳馮稱九世  
畜書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吾計其引用  
書目猶將百三十餘種及今所感傳爲吾誦讀者亦罕矣馮  
之精神常存而古人之姓名亦藉以可識厥功偉哉固勿敢  
言太上視朱三長樂老何如余故讀焉不以唐小說等觀也

妙二十八

五

重梓而傳之

徵君嘗自悔其少作故天啟以前諸撰著悉削之偶讀雲  
仙雜記序蓋辛酉年作也篇中感慨唐終而五季始者再  
三按是歲徵君年二十有三才名方盛起何忽載歎於司  
空圖朱全昱也何忽致譏於朱梁及長樂老也何忽汲汲  
於立言以垂後也幾自兆其生平矣嗟乎異哉吾是以備  
錄之司空圖之人與詩唐末不多得是書首摺拾圖事微  
尚具見徵君晚年則最稱其人矣雲仙雜記亦稱雲仙散  
錄所采摭有史傳文陶穀清異錄實師法之者先賢或譏  
其誣所引書目亦疑多僞妄夫干戈之際而保有九世藏  
書數千萬卷以今日度之誠難信然未可謂無是事也徵  
君天啟以前諸撰著使得盡存可錄者豈止是哉和州戴  
移孝跋

春秋左傳地名錄序

五經志地理者禹貢而外詩亦頗著然無若春秋之顯且多矣少讀左氏傳苦繁多靡憶欲小撮之便記憶也已按文獻通考及國史經籍志漢嚴彭祖晉裴秀杜預宋楊浸張洽鄭樵元杜英明楊慎各有春秋地名圖譜書私擬得其本綜同異覈事情畫方輿紀因革可判若列眉矣而藏書弗廣載籍亦溷每以為憾茲者消夏九華參觀三傳輒有疏議與諸家相出入因以其餘別錄地名二卷此在經義最為粗末然可備遺忘云顧不知於諸圖譜為何如也崇禎癸酉夏五

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序

予既詮次內傳地名置之篋中蓋數歲矣後此讀春秋輒觀大義不復比類求之近以國語參定其間同者什之七異者什之三又周晉采地多散見卿士姓號中如召樊范單趙欒羊舌之類前錄皆棄而弗取今併竄采以補闕遺庶幾備其版籍焉爾雖甚寥寥為猶賢乎雞肋矣

妙二十八

六

四書大全辯序

張爾公今之醇儒也植節砥行言動不苟生平與朋儕骨肉書未嘗作一草字諱說名理重躬修黜虛悟惟程朱是宗排佛老是力即舉子藝一言有乖辯斥不少假斯其學問之概也要所從來得之濂洛關閩而微言最著在即四書大全而為之辯導揚程朱之言折衷諸家之說務求至當以合經指云或曰大全者文皇帝令諸臣撰輯之矣亦有辯與爾公曰是乃所以辨也聖人之教人也甚無取乎一說而不知有更端也是故學者所見出乎向所懷來之外則亟喜之知來啟余喟然之與概可觀也夫程朱之言是矣蔑以加矣文皇帝又令采之諸儒使相助發意可知也且夫胡光大黃宗漢金

文靖夏忠靖輩功名事業則彪炳矣其不登兩廡之祀有別論焉而文皇帝使之網羅先儒之文去取四家之論機務之佐得與見知蓋容納細流不名一善意又可知也夫西河之教尚訛本末鷺湖之聚爰有異同余後生小子讀書而有疑焉則質之質之不得則思之思之不得則又反覆讀焉著焉說以解之研慮問答若有辯焉者其實以存吾疑而已此諸儒之樂聞文皇帝所必許者也余小子又奚辭蓋爾公之意如此余聞而是之會同舍生欲傳其書為請之國子先生國子先生樂其事移書大宗伯及御史臺俾其督成焉使之殺青得竟承學其有資也夫

披垣奏疏序

奉常羅公尚忠以天啟丙寅捐館舍至崇禎壬午冬其季弟尚甲偕遺孤夢旂始克編輯公披垣諸疏授梓成而屬城為

卷二十八

七

之序焉方公初入省中正嘉廟訪落之際客魏芽蘖頗見公具有憂危一疏諷刺糾止義正而慮深城時從邸報讀之至今猶記其約略使當日聞言能信無論國事即奄保諸人亦不至自禍若此今閱所編輯乃無此疏則亟問之甲與旂掩泣對曰先公諸疏皆無存稿此一一從諸家蒐得者旂兄弟孤穉歷冰霜險難先緒僅存以今上初服已曠然日月重新而吾家至今日始克輯錄成帙是知其散佚者不少矣余愴歎久之入告嘉猷外順於我后昔云避人焚諫草今實有其人如此然即所鈔存如補革除之諡號文公綱目之思也祈講讀之真實明道經筵之意也別白貞邪則朱雲呂晦之痛切爭持浮濫有魏相貢禹之愷誠至於關門寧遠閒何止秦庭之慟號西平之坐測而有用不用有行不盡行可勝惜哉公歸里時逆璫勢成附者無復人理公太息語城曰吾不得

早從應山嘉善於地下以有老親耳夫危吾身與危吾君此不待較者也危吾親焉則子為我奈何余時亦躡嚙未之對公以此憤懣抑鬱卒不起而丁卯之秋不及見今上神聖亦不及事榮榮家門至十餘年後當睿慮尊師求舊宥過釋纒慨念才難至再至三之日而諸疏始克行世其艱難如此然今世所稱盛美與丁卯以前異治者有一非公見之奏議者哉言行於身後而功及於兩朝雖焚草亦焉避之矣公兩任巖邑雅意作人入聞所薦士尤多名碩茲不具論以旂見屬惟序其披垣奏疏云旂才而好學能讀父書者城乃從其請而附姓名於公文字之末

墨志序

昌黎為毛穎傳雖不盡故實而文辭瑰瑋怪麗穎足以傳蘇氏羅紋奇變稍不及然嗣響焉墨介於二者之間而兩公不

妙二十八

為之傳何哉前人如墨經諸書頗具概略顧考求未博文采不章則反以損其重而被之辱近世如程方輅立各務設嘉名美號以新耳目廣邀公卿讚頌積帙尺許牙籤古錦焜耀贈遺競相誇詡此於兩家售墨則工矣而於墨無毫髮當麻子孟璿所以作墨志也志例自紀原而下凡列九門自浮提國人而降凡數千年事蒐采散佚舊蹟粲然乃又以己意為斷淹通該洽抽史才而偏用之斯謂墨之董狐矣吾嘗歎美好難堅惟文章可久如墨氏無論廷珪父子世廟時羅小華諸家流傳何限而余所收藏數椀而止往嘗寶惜今塗鴉用之亦有感於墨將磨子之說也有孟璿茲志墨不亡墨墨者亦長在老無煩於口吮狡亦奚庸徧覆與夫筆墨研為文字所需三者闕一焉點畫不成紙不得黑而文字既立乃足以傳筆墨研羅紋毛穎既以食德韓蘇易水族裔顧不當博首

孟璿氏哉

旌忠錄序

贈太僕寺少卿諡節愍申公故太僕寺寺丞素園先生佳胤也公何為一日而追喪易名建祠諭祭賜葬予蔭則以今甲申三月十有九日抱忠而死也公何以死死先帝也死社稷也死其官也嗚呼是日之不死先帝者多矣貴為輔弼尊為六卿親為侍從所謂社稷之臣百官之長受殊恩於先帝者死不數人則公即不死猶得有辭然而公志士仁人也吾蓋以其生平卜之矣城自己卯之春過從燕市壬午之夏把袂陪都公澹泊寧靜不以憂讒形於口不以遷謫動其心傳經賦詠蕭散若布素中與人語含吐雅風推歸孝友豈意其以死先帝死社稷死其官顯節義於燕京徵風烈於版井也哉城游於公凡六載託在知交城絕志仕宦公未嘗不擊節予之今城子然草莽食息悲傷其亦愧後死矣巡漕御史白公抱一亟以公殉難本末聞于朝而公子涵光集奏議傳記為旌忠錄城讀廣平殷氏所紀觀公誓義時遺慰軒太安人以忠則從容之至性可知也既死之後同年林君銘其旌書備徐某衛其櫬則誠信之格可知也公子涵光才名籍甚惟恐隕其先人正氣之傳則門祚之吉昌可知也

合鏡壘山斗山兩集序

壘山集舊有刻本漶漫不可讀斗山集不盛行人亦無知者其取而合鏡之自吾友鄭筴尹始或曰十年以來南宋文集頗章著於世李伯紀汪浮溪宋忠簡建炎紹興之初也文山劉須溪謝皋羽鄭所南德祐祥興之末也其集忽競傳爭板行之馴至甲申三月乃有先帝之事讖與鬼神之告與之二集之行也何居曰毋尹語我矣以愧偷也以勸厚也敢無

說以處此夫高皇帝功德茂矣烈皇帝之勤勞三代而來無與比盱食宵衣憂勤萬狀十七年如一日一旦小醜射天突前恫喝遂門無人焉者成此大故尊賢敬士之報不聞而勸進美新之徒實甚范李倪凌申吳而下可數者有幾是皆通籍食祿望隆朝右者何問布衣韋素之士哉且夫江左既建事固可爲也而秦風之偕作無歌安國之復讎未講花門長留銅馬自若上下狃習以固然矣又況玉步既改廟社都墟猶以死殉如兩先生者哉夫列聖之深仁厚澤不薄於趙氏之涵濡也諸臣之尊官厚督肥潤妻子不淪於王謝之放佚林皋也而又殷高既興周宣將作非如趙氏厓山時移望絕也然而兩先生猶且矢志畢於母亡雅懷著於周魯視彼掉臂君親行同狗彘者後之君子宜何從焉夫邦昌劉豫之罪著伯紀忠簡猶可爲也玉津園葛嶺而後則膠結牢固雖文

妙二十八

十

山且奈何兩先生身不攝尺寸之柄無伯紀文山絲粟之勞徒以矢志孤忠與須溪皋羽所南輩繚繞離合於碧落閒而趙氏爲有人後世考古可以觀矣故曰以愧偷也以勸厚也箕尹之意如此箕尹稟忠孝之性生節義之鄉多識砥行與古爲徒其自爲文森鬱灑渾而所愛好多南宋之人與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即兩先生集以知箕尹矣

九種易序

易稱世歷三古人更四聖尚矣自商瞿子木受學而傳漢之田丁施孟梁邱京焦費高之屬各爲章句訓故陰陽災異言人人殊晉宋而下理家爲多輔嗣以降指不勝屈而圖數之言亦不廢絕蓋治易著稱者無慮千餘家不必皆有當於四聖之易而皆有其易吾以吾夫子之言範圍之矣曰易道甚大百物不廢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竊嘗紬繹之夫易之

尊於他經者以其廣大悉備無不有也易無不有故無一不可說易他不具論周程張朱理家何如者無極而太極金谿兄弟終致難焉傳與本義又多異同撒虎皮者已不自信安問四聖人然以云治易固稱彬彬矣皆有其易則皆有當於聖人之易也夫聖人之慮世也深以詳其救世也亟以摯洪荒險難草昧戰爭治少亂多從古一轍是故立象以起悟繫辭以明民近身遠物比類畢陳其無不有者其有憂患者也夫修德乃以濟蹇存身所以安人己而入穴難奚由解故又曰明於憂患與故內外知懼曰懼以終始此所以作易所以易道甚大百物不廢也近以舉業治易使易爲庸庸淺小之最識者痛之皖城戴伯繩先生少而庭受長益覃精研朱以讀者積有歲時於是網羅羣言斷以己意部分條貫汰猶存精有成書矣既司訓吾池城以弟子員時與論說將以緝補

妙二十八

士

賈贖之流幾城於一得者出所撰集一曰影二曰鑷三曰探四曰象五曰證六曰成七曰气八曰數九曰圖積種幾卷命篇之指各見於自爲說中其於漢宋諸儒所專據一家如章句訓詁理氣象數圖義者罔不擇焉而精所謂燭照龜知者矣先生嘗曰擇子帖括之易是百物不廢中之一物豈可以此一物廢百物邪旨哉斯語夫陰統於陽六七八之策莫尊於九數至九而究今釋易而九是爲集成昔之九師方茲爲蔑若夫離焚坎陷大蹇方來否物之傾濟處其未先生雖登陣而卻寇攝劇以窺人乾乾統統誠敬危疑者未一日解也憂患而懼亶其然乎讀茲九種不益信三古四聖哉

山中呵凍錄序

余抱病入山都無長物舊所擁書亦漸殘闕几案所置惟雜騷淵明手不能釋次則晁羽晞髮所南心史與須溪點閣諸



書以縱心娛目而已意欲於六籍二十一史中有所論著而空山荒寂朔氣使人墮指裂肌殆不可耐又觸手入目輒見賢不勝奸忠不勝逆華不勝夷治不勝亂則爲之氣極意憤長歎涕零蓋未嘗終卷每至痛絕雖深春盛夏若有嚴霜苦雪使吾毛豎舌橋不能吐一語也以故歲月愆移默默罔所撰述循省頗愧而吾友吳空之山居呵凍集且成矣空之目所見耳所聞身所遭歷歲時事物皆與余同而能讀書尚論出入古今奮筆成篇無有梗避若偏於眾人袖手縮足之際能解衣盤薄吮墨揮毫遠考近徵毅然筆斷何也蓋空之靜正守道人也其性莊其致嚴冷其爲文蕭括而潔清吾嘗比況於老梅修竹之間是其人與文殆與凍類者與以身近之殆於以身爲之宜其大冬流澌而言益以有章文日以行遠也且徵論空之與凍類者其所論議亦多歲寒之事與

妙二十八

三

人是故漢衰而郭林宗出宋渡而李伯紀岳鵬舉名唐中衰而張許見五季久而馮長樂亦以成其他連及皆可類見嗟乎此皆空之之自爲呵凍也非其身爲之又誰與以身近之哉余骨相多寒不宜煖燠終當出龜手而呵鐵研與空之上下其議論不獨嘿嘿而已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余與空之交勉之矣

讓帝忠國臣紀序

高皇帝驅攘胡元整齊墜緒百王以來中國所有政刑禮樂之盛復還舊觀蓋得國之正與濟世之功比於湯武下此未有幾及者也曆未三百構茲甲申三月之變斯固已足痛心矣乃執節死義者大臣自范公景文倪公元璐李公邦華侍從庶僚自馬公世奇汪公偉劉公理順成公德凌公義渠吳公甘來申公佳胤金公鉉十數君子外屈指計之何寥寥也

嗟乎是豈有血氣者所忍言哉夫不聞國初壬午之事乎親  
為高皇之子兵有輔成之名疑於家事外人可以勿與而方  
黃耿練下逮於釋子樵夫傭匠類千數百公捐脰湛族趨死  
如歸變姓更名視生若贅戀慕哀思百折不回者殆靡可紀  
極自古興亡之際節義之盛未有如遼國者也夫以高皇帝  
開創三十年而教化如此其盛更以列聖漸摩三百載而氣  
節及如此其衰嗟乎是又豈忍言哉夫忠孝之性無所於解  
童而習其說矣生死臨而禍福亟則皆有所藉以文其言王  
魏口實於管召三楊胡解之徒又借吻於王魏似是而非遞  
相掩覆有識之士即訟言之而主持無人卒未有是正其論  
者遂使人沒其本心之正將三百載所謂教子貳而賞臣奸  
一旦違會事變人人如發蒙振落欲節義無衰不可得也今  
江左初建大讎未雪獨有差強人意者燕山史公正揆席以

如二十八

三

主國是崑山顧公錫疇為大宗伯典禮遂首請上讓皇帝之  
徽號復建文之紀年予遜國死義諸公之贈諡蓋一代闕典  
今始行之人心曉然乃知君父大義而吾同里友曹日贊所  
為忠國臣紀亦由是作日贊英奇磊落倜儻非常其天性然  
也適又傷激時事抵几裂皆以為窮愁著書古人皆緣發憤  
於是蒐往蹟教將來正性微衷厥蘊淵廣不止如前此數公  
備載姓氏故實而已先是余有遜國二忠紀為吾邑黃公觀  
金公焦輯也日贊見而好之因悉取吾所藏遜國諸書重加  
討論用成鉅觀無論意指即篇牘亦號集成矣嗟乎高皇帝  
開天養士之報至崇禎甲申而若闕失有閒讓皇帝得人心  
植義士之盛至崇禎甲申而始較著彰明一明於廟堂之寵  
褒無復忌諱再明於野史之紬繹用為激揚從此諷諭勸導  
感奮必多夫日贊一窮諸生耳著書聊以自寓而效至於作

人誰謂崇禎甲申後不見高皇帝開天養士之報也哉

古人幾部序

陳子伯璣作幾部起陶唐訖元末上下三千年古人察微知著之用約略具矣伯璣自謂緣感機部而成余受讀卒業喟然三歎乃序之曰夫機何可與幾並論也機以發矢是弦括弩鏃之屬也故陰謀奇計取喻焉事不專乎殺而其用近殺幾以如神是微彰剛柔之介也故會通觀變得先焉意不苟趨吉而其用必吉聖人之論幾也後其不終日之斷先其如石之貞貞不貪生而匪凶德焉斯道生矣貞不畏禍而修懿行焉無禍始矣故曰其用必吉所云吉之先見者也世之言幾者類取明取決而吾由如石之貞推之先守又先學夫堯舜周孔尚矣生焉知安焉行要自有堯舜周孔之守與學也兢兢業業好問好察非耶是故堯之前父子兄弟世及為君

妙二十八

古

至堯而始有與舜之事堯不得舜不敢以天下讓也舜孝于也然父母欲殺之即不可得又安肯為他人死也此皆非一朝捷得之效也周之西歸孔不入趙人以為鳳翔千仞動與吉會而其操心危慮患深矣審慎於積日乃明決於當幾斷可知矣即如伯璣非超然行道不易節於存亡不惑志於進退而又朝圖夕史考古今得失之林日新富有其德抑亦安得涉世之末流而身全名潔道信而物無迂如此哉有伯璣之守與學可以與古人之幾以知古人之幾必有如石之貞矣吾讀幾部至卷末蓋未嘗取許衡劉秉忠之致用而第尊金仁山許白雲杜伯原之卷懷也不得已而又許願仲英倪元鎮之以詩畫放廢而未嘗紀張弘範史天澤之謀略也伯璣之所謂幾者可知也夫吾所推知幾於貞者疑即伯璣幾部之指也夫是為序

筆史序

自結繩以降古人簡記竹冊皆刀刻畫之無論簡冊繁重勢不得多即刻畫亦勞而不易故古作者理顯而事核無辭費也至毫毛進用紙墨朋興輕脫簡易人樂為之是故真以之述妄亦以之行詰人區區有不容已愚夫亦刺刺不肯休世傳蒙恬造筆此其功罪正與築長城等蓋先於蔡倫輩數百年矣若夫武王筆銘自是秦漢人作決非周初時有至陷水可脫陷文不活之云蓋未嘗不深致痛於毫毛也韓退之毛穎傳大為筆策勳而歎息於秦之少恩豈非以秦弃詩書而任刑名斥儒生而任法吏哉其實法吏刑名皆仗筆為之筆用事其間益橫何得為中書君快快也嗟乎自旁行之書盛行蒼籀之傳欲絕中山東郭種以雜淆鼠須雞毛無辨貴賤余嘗欲做成公綏筆賦郭璞筆贊少存論斷此文既成便當

妙二十八

五

投擲於地葬以高冢不復與免冠髮禿者相恩因循未果而九華窟山同乃成筆史要欲序之此書予於他所嘗見其略未若山同茲帙之詳核完善也山同愛奇嗜博才具超忽增損點竄遂成一書可想見其握管大致矣余嘗言世謂筆落紙黑筆之於書當無謬繆然即一筆耳或名聿或名畢或名不律筆已如此況筆所云云哉故先以史命筆使筆之本末功罪明然後執筆為史庶史之是非賞罰審矣乎若是則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簡冊書之與毫毛書之一也吾無庸遠想於結繩前矣

南宋文鑑序

宋呂成公奉敕編文鑑斷自中興前止汴京彬或燦焉略備時同志之儒猶譽為無補身心也建炎以後汙祥興已百餘年中間大儒挺出哲相閒生勞人文士肩次錯見暇日用成

公例稍綴輯之得若干卷以論世者考其事以知人者辨其  
言以取衷者引其說以修辭者尚其文四用具焉為之賢已  
吾未見其果一無裨也或曰李伯紀宗汝霖南宋之所以始  
也文宋瑞南宋之所以終也或曰汪伯彥黃潛善南宋之所  
以始也賈似道南宋之所以終也嗚呼輒然具在則在讀者  
詳之矣

劉氏家訓序

古今賢哲皆吾師資載籍極博咸多明訓獨取劉氏訓焉者  
一約之也一勸之也約之何也若曰吾不暇教爾以他族自  
吾劉得姓來其有典有則可傳可法者則如此矣踵武非多  
可循而及也勸之何也若曰爾毋謂劉無人自得姓來其有  
典有則可傳可法者已如此矣此吾家故事如之何多讓人  
也若是則吾子孫之讀是編也固高曾之規矩無庸異難亦  
乃父之析薪宜往而克荷矣夫忠孝廉節仁義禮信之目類  
不勝舉而事不勝名壹之乎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倫  
則畢舉矣壹之乎倫亦全乎家訓云爾昔人訓家多自立說  
吾直取成事不更樹義者吾本薄劣早承學于先民奉訓而  
往以誨爾曹亦先自敦也

妙二十八

七

春秋左傳人名錄序

余既為春秋地名錄矣復錄人名焉蓋春秋中人自天王世  
辟而外氏或以地以官以祖父載筆者或名之字之諡之一  
人數稱前後貿易類聚而繫之一身然後無錯惑也焦氏經  
籍志有春秋宗族名氏譜五卷春秋諡族譜一卷春秋名號  
歸一圖二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今惟歸一圖盛傳則予  
錄之亦未可少矣抑有感焉諸人什三見經什七見左傳按  
左本以氏行漢儒以降遂定為邱明或疑邱明恥之丘亦恥

之云其辭氣近于竊比恐邱明未為受業弟子即傳內筆  
理參錯至假借楚半繩纒特甚安知非左史諸家人成牘其  
聞邪余至今思之亦無確據是即左氏一人已有疑義況左  
所傳之人哉又烏知人之果有無而名之果是否也錄成爲  
一歎云

春秋外傳國語人名錄序

余錄地名外傳別出故人名亦如之世稱國語亦左氏手以  
采摭博富繹經不盡乃別用義類成書而外之以別于內傳  
云爾按春秋之義內中國人外夷狄人內夷狄而禮義之人  
外中國而亂賊之人斷斷然也我觀後世有一系之人而祖  
父內子孫外者矣有一姓之人而伯叔內仲季外者矣有一  
人之身而少壯內末路外者矣有不得已之人而魂魄內衣  
冠外者矣之數人者律以春秋之法當何等乎嗟乎在三代  
之世其傳外也外傳之人則皆內逮乎今日其氏族內也而  
人則皆外吾烏乎傳之悲哉因題外傳人名錄縱語及此

妙二十八

七

名賢年譜序

古人之學必樵實而可據功有程期所以為實也塗有經歷  
所以為據也孔子大聖人也由十五而三十而四十而五十  
六十七十年運而往則學積而精如遠行程記既過者不復  
然歷歷具在矣其論門弟子或三月不違或日月至焉而弟  
子中亦自考以日有知月無所忘夫積日而月積月而年積  
年而十積十而數十年豈惟年變以兼月化豈惟月化亦既  
日遷則聖賢之學自不食不寢之勤以至通晝通夜之知自  
舞象舞勺之始以暨啟手啟足之時其進退損益離合虧全  
之致皆灼可考見而後之學者亦由是以得師矣即如人稱  
子美夔州以後之詩子瞻海外之文夫非其歲時有徵故漸

積可審也哉余因輯晉唐迄今名賢年譜得數十家手敘錄之時一省覽蓋性命文章氣節功名之流咸備或早成或晚立或遭變而精或歷久而定若尺量寸度閱歷昭然後之有志古人者其敢或塗飾誣之凌躐競之乎哉諸譜瑞末亦各有論序其開

鄭公奏議焚餘草序

太子少保鄭公既歿歷南北秩任孤卿為光祿勳則裁允別靈當御史大夫則振興推賢兩院民部則裕廩寬賦一任司寇則守法持平前後統均則求舊樹人惟底力是務如此者奏議凡百餘上而于其中斥擊中人規切政府不愾隨言路者凡數十章而于其中難進易退守正知幾時時請罷乞骸者章又數十城嘗得徧觀而審讀之今所哀存纔什三耳城及覆數過作而言曰甚哉治亂之相尋君子小人之勝負為

第二十八

六

之也然治日嘗少而亂日嘗多則以君子嘗不盡其才而小人嘗足以徼幸信然哉當天啟初元祖烈具有冲人纘服使左右得人循而守之無失也乃節甫聖燒燭于中廣戒頌並輩羣附于外公時籌兵餉議儲漕推著碩豈不事有裨益與而妖冶之規逆耳惡璫之擊刺心則公不安其位以去於是縉紳之禍成而天下之人心失世不能長治不亂幾決于此矣逮至思皇興代蕩穢殛兇求治之勤宵衣側席周漢兩宣之業疑在指日乃者孫弘刻深林甫忮忍又下中伴食參錯其間公三計羣吏數議勦防至累牘于吏治民生而汲汲老成遺佚之登用豈不汜可小康然而當關作梗巧中多能致公再起再躡賴聖明之知醫藥眷問乘傳馳還終以禮退而國家之亂不復治則事遂以成矣夫天啟中與公同朝者高臣趙錫山高吉水之鄒關中之馮始皆要地也既不能致公

大用而且先公以受禍崇禎中與公同時者山陰之劉吉水  
 之李漳浦黃宜春袁皆公所亟疏請用者也公不能致諸公  
 竟其用而已亦且謝政歸公一身有所不勝服君子亦不能  
 與爭勝則治日之數又豈能與亂日爭多哉然公之勤懇  
 懇所謂自牖之納揚廷之論則大略見矣後之論世知人者  
 審讀乎此凡公能長治乎世而世顧不盡其用舉可觀矣記  
 壬午之秋公應太宰召城嘗侍公舟行日惟講求人才如昔  
 賢夾袋故事亦知揆地多歧戒塗即具乞罷草顧又浩歎以  
 儻得一濟時艱奉身而退為幸而行笈所攜則惟敬輿奏議  
 一帙紙敝墨渝猶丹黃重縈不輟讀聞一語城曰韓忠定有  
 言勿文文弗省也勿多多弗竟也敬輿之後能為奏議者意  
 惟忠定乎此則城之目擊親聞于公者後之人由此數端以  
 讀焚餘草其庶幾乎

妙二十八

九



嶧桐文集卷第二

二妙集二十九

貴池劉城伯宗著

序

本事詩序

詩莫尚于三百篇三百篇皆詩也而皆自為詩不求合于一  
 詩詩本性情心卒然欲有言而不可以已境會迫而成響即  
 稱旬鍛月鍊必極其工要如其本而止而未嘗他有所借此  
 三百篇之詩也後之君子循其質之所近成一家之言亦無  
 不可者而以為非是而不貴思以易天下將使狂童靜女奏  
 清廟之音公侯征戍衡門之句乎哉孔子刪詩者也三百  
 篇不受刪者皆選者也則既已自為詩不求合于一詩焉如  
 此後之君子挾其非是而不貴者稱詩于己而因以進退夫  
 詩非能選詩也自選而已同已則悅異已則憎豈詩之故與  
 詩之所以關于人心風俗政教治亂之原也本事詩非有深  
 致吾獨取其知有事而因有詩然則無是事之詩亦詩也哉  
 夫無是事之詩不歡而笑不悲而嗥是李林甫之面劉德願  
 之聲也斯可鄙也已矣暇日嘗閱此意有所見輒書數語今  
 刻其原本不遑去也遂并存之

妙二十九

魏

李行李遺詩序

萬曆之甲寅余始交行李時余年十七行李二十有五矣自  
 此過從無間出就試他所同舟車邸舍者再三行李性和易  
 道廣江之南北楚越人咸與游盡得其歡心而同郡中為所  
 問字久者吳寬生光裕同邑中為爾女交甚暱者吳大尾應  
 箕丁介之煜及不佞城行李即諸生然亦能詩與古文詞聲  
 名早起郡邑長吏多致為屬草有深相知者不亦陽浮慕之  
 故居不得寂寞也行李之為詩古文詞以敏贍自喜不加點

竄余閒舉古人高簡幽異者以相難行季心躔之然卒卒不暇更進蓋以家貧多酬應取舉事而已獨其自爲詩性情所在森秀條穎華整芊絲如集中存者固可以俟後人論定也嗟乎世之拙劣猥鄙之徒日昏墨飽噉不知交游爲何事不知初盛中晚爲何稱反相率第去入則坐堂豈若帝釋人伏謁惟謹出則乘軒張蓋十百輩呵呼前後辟人匿道傍家雄于賞田園極膏腴後房擁伎女又子孫眾多歲時伏臘則婦子羅拜童穉環繞勸觴滄澹以終老而行季以彼其才竟以諸生四十死死無一子女嗟乎豈不痛哉行季十五六歲時即著有金剛頌宗門問答度世雜劇諸種歷年詩文卷帙亦大繁學而余與介之屬次尾所定存者止此以爲此所以傳行季也已矣行季初死家人顧慮不及是余急索之乃賴其伯兄斌次第簡出然亦多亡失云

妙二十九

二

曾房仲詩序

泰和曾房仲以名家子負至性少爲舉子業有聲既敦治詩歌斐然欲自爲一家言以傳世又旁通陰陽醫卜諸術藝與浮圖老子之言無不究悉長齋食淡閒飲醇酒爲樂他嗜好泊如也癸酉冬來司訓貴池岸幘歡笑把示閒園詩一卷則城之友陳大士嚴印持既序而傳之矣越數月復出其新篇屬城序焉夫房仲詩在今日固已自爲一家顧時時稱說竟陵不置我推所由來作者之指實與竟陵合非陽浮慕之獨其擬議以成變化見其然莫見其所以然耳今天下豈少爲竟陵體者哉甚者既以其孤清空宕之貌便吾不學可徒手而爲之而又辭其名自詭他家以與夫攻竟陵者相助爲說嗟乎又每下哉閒園詩以雋上之才挾剛直之氣冥心象外舍筏先登然一言以蔽之曰清深而香潔見于竟陵所稱許

者天下工詩之士莫不曰然而推能不居意以先疇獻敵位不得祧斯亦足以徵其性術矣吾聞溫柔敦厚詩教也古今人皆以才質之所近爲之有緣情而綺靡或抗懷于平典此亦各有所長非苟而已也乃有誇嚴多言比黨樹敵用相譏刺以爲名高此豈溫柔敦厚所云然乎閒園詩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斯全乎詩之教也矣詩其必傳乎哉

渡江詩序

古者國異政家殊俗游女思婦皆能詠歌非盡如生民清廟之什作之皆聖賢之徒而施之盡祝釐之用也聖人以爲吾雜陳乎此則詩已足諷刺褒譏于天下後世而豈有所寢譏諷刺于其詩也哉漢魏以後學士攻之遂以能名塗巷之詠蔑如矣然尚未分門立異挾持並爭顯用詆訾卒成仇釁如今日詩人者也蓋自北地信陽瑯琊歷下公安竟陵之目出

妙二十九

三

名日積而多事日降而薄流日遠而分響日承而取鄙人何知鄉其利者爲有德則焉得又舍而之他哉吾即瑯琊歷下時言之如東粵一方公實早凋歐黎代起大雅卓然同工異曲諸君子淵源深遠豈擘積字句求合王李者而卒無不王李也夫是以傳也朱厓陳二姓則粵產矣凋儻磊落意若不屑工詩而詩無不工先是車前諸稿屢變多奇至渡江近什則益出入諸家不名一善蓋二姓語余共論人論詩惟真者貴真者不必古人不必不古人振筆書之性情浮動是二姓之人之詩之指也昔人云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二姓渡江志固足悲夫三百篇之所以傳者亦云真焉已爾二姓爲其真即何必三百篇始傳也

家草序

李長度先生既罷吾郡司理夷然無愠色悠然不見有是非

得喪之介於胸中日手一編吟詠不輟時探篋中次第出詩稿與二三子嘯歌互答而以新詩曰家草者見授城讀之而歎曰語云詩能窮人豈不信哉夫所言乎窮者非其沈淪氓庶困頓監門藿食不充短絙欲絕而已也或遇矣而位不配德或尊顯矣而志不得爲或稍稍措施矣而事會乖忤使主德不宜澤不下究則仁人君子皆有戚乎其中而以爲是獨善而已獨善而已者古之人之所謂窮焉者之事也唐詩人無如李杜杜拜拾遺矣天顏日近貴幸臣也要以踉蹌出走卒轉徙西川劔南自比稷契之身忽忽以老李翰林供奉矣恩寵益赫奕未幾放歸且中他事幾不測坐流夜郎東山安石蒼生屬望之云亦成虛誕夫如是者曰窮不窮于飢寒卑賤而窮于志不得施澤不肆及也蓋詩人之胸偃蹇千載離邈八區或激昂抗厲傍若無人或澹與泊相遭積乎若冥欲其伺顏色設機穿牢固尊寵而避遠愁思非其質矣夫是以輒得窮豈他有窮之者哉今先生司理一方攬轡列郡上與諸臺使者爭可否利害而下以其所得爲惠養元元也亦可謂遇矣稍稍措施矣而卒以廢去則豈非先生以詩人自爲哉詩人之所爲固往輒得窮者也奚感焉本朝如獻吉用修輩其詩與窮正與李杜等惟先生亦然先生之詩清微閒遠澹蕩風流凡所爲詠北游崧臺諸集皆是而家草其一也

章子充芙蓉編詩序

昔人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余觀三代而後所謂詩人者則辭人而已矣無論東山七月清廟閔宮其人不可作矣其學絕業也微言大義有講習而紹明之者哉唐詩起衰八代然往往以辭人爲之宋不盡以詩人爲詩康節擊壤集子韶論語頌庶幾近之我明有詩人之詩有辭人

之詩是以北地信陽而外新會餘姚江浦諸君子詩最著雖  
新都瑯琊亦亟推之修辭之列嗟乎數君子豈以唐之詩人  
爲詩者哉吳門章美字子充同人咸莊事之執經問字者戶  
屢滿非徒謂其文章巨麗也其人熟習周邵之書不言而躬  
行獨與二三同志汲汲乎纂承前緒所爲詩若文深厚雄杰  
極作者之致然推所由來皆有其本矣詩如空山吟芙蓉篇  
其一帙耳無論備風謠而寄諷喻者殆四始六義之全相其  
精要包含萬象不惟其辭惟其理此豈今所謂詩人者乎

劉浣松雲勸齋詩序

蜀州劉浣松治日炤不一年築景蘇臺以子瞻故刺密州炤  
其屬邑也謂劉彥和爲炤鄉人鄉人故不知有彥和乃祀之  
學宮以勸文士嗟乎此二端者豈俗吏所及哉蓋浣松多讀  
書好吟詠自許偕登仕版衣食之費盡置圖籍應酬稍閒即

妙二十九

五

哦五七言以明己志閱時觸事胸懷墳起亦盡見之詩篇今  
所傳雲勸齋集其一也凡人有書卷之緣風雅之味即鬚眉  
氣象隱隱隆隆然以之媒貴仕稱善宦豈其質哉若浣松者  
其大較也蓋余歷攬世事每擬昔人行路難之作邇留止白  
下然後乃今益歌蜀道難也今之廕仕大率目不見古今之  
籍蓋不及騷雅之林即卑之無高論從不聞世有所謂北地  
信陽瑯琊歷下諸名目者辨舌深機即坐致高位擁厚賞可  
敵國日夕樂未央矣下視浣松手一編不輟弄柔翰歌清商  
若窮布衣者程不識豈直一錢哉然而浣松不以彼易此君  
子其必有以許之矣

詠廬居詩序

三代而下少全人矣士有一行獨至者即宜稱道勿絕匿瑕  
揚美所以獎往勸來也況孝爲百行之本有能纏絲沈摯事

死如生執喪三年而孺子泣又以其雞骨投宿嶠嶢土傍與羣庶爭命以不忍去其父如吾邑廬墓舒孝子者乎孝子初無特異人咸易之卒有此行聲稱亦遂起好事者形為詠歌或有難之者余曰子言過矣且微獨子言蘇氏之議貢舉也亦云使今以孝誼取士則强者割股怯者廬墓余嘗非其說即如是不愈夫推刃其父而病不嘗變者乎不愈夫在戚而有嘉容父尸蟲出戶外而子以爭故不違問者乎楊香生父子虎口孝子依父子虎林一也君子成人之美引類而益精之則至德要道當不絕于世矣石埭金將軍文光篤至于倫者也少嘗移孝為忠慷慨負大節故聞孝子行亟稱焉冀以激厲世俗子一日以此冊要余作詩余以韻言不足盡將軍指為序而歸之

南徙百韻序

妙二十九

六

黃山谷曰北征不可無而南山可不作知言哉豈非以其備得失具諷諭纏綿悱惻風雅同歸邪崎嶇鄙陋窳身已夔誰為為之蓋有其故夫既言之而文遂長言之得中已乎哉錢子幼光身負逸才其人與文得于少陵為多夫豈惟人與文而已遭時則然桐川藪賊殺人以邑量牙纛雖高世無李光弼郭子儀久矣幼光安得不避賊與兵飢走荒山男呻女吟不知誰為衛八處士也嗟乎察幼光之志浩歌激烈許身固已愚矣北征不可無南徙顧得少乎哉

和西涯樂府序

古樂府有不當擬者數端古者自郊廟大祀而下其一時情事必有詳曲目覽心動則吟歎成焉後人徒取原名蔑所感觸不歡而笑不悲而號知無當也古者旨遠辭文諷勸之意多出言外或本惡而甚美其辭或規此而引喻于彼今模畫

成語耳不通繁表頌刺之致皆失其本則整之甚者也古者  
聲樂概多失傳即一曲之內豔趨雜陳斑剝行內傳寫譌舛  
則不可向今斷錯無考概以好語當之文辭雖麗而音節罔  
聞即又奚所稱樂奏也唐惟杜少陵即事創題不仍往昔本  
朝李西涯別用故事尺度自裁皆古今卓識教俗訂譌之功  
斯爲大矣余少得西涯樂府本讀而好之後覽元美危言謂  
一史斷耳心然疑其說夫不擬古之既作者而自爲之此有  
所動于中矣然其事則古其文則古即安能無美刺諷諭其  
閒而又憑漫滅沒奚爲者也吾友顧不盈氏系出鎮遠家五  
等之爵身三餘之勤值國家多事淬礪濯磨意在出當一面  
而中懷有所不可不欲措足其閒則隱之里居片遠時事詩  
壇社酒草聖畫師以自怡悅焉嘗取西涯樂府一一和之不  
盈不肯擬古持論正與余同其獨和西涯者蓋以題無因仍

妙二九

七

事見本末情有感觸語具興觀故能獨縱己力爲之也往者  
隆萬之盛臨淮角札于元美西寧競爽于緯真元勳武閔代  
有聞人不盈又其踵起者哉

北征草序

古之大儒無不游學京師者觀書柱下所不敢引漢唐宋而  
來指數不盡即其顯且近者韓昌黎蘇眉山豈急榮進之人  
哉而以布衣入京國何也學問經術將以見之施行不歷覽  
朝廷事會不磨礱以卿大夫異敏技能之所聚山澤儒生一  
且攝尺寸臨事忽焉喪所守矣韓之答呂山人子由之上太  
尉書可推觀也子由專言著書爲文尤吾輩切務夫馬遷世  
史官留京師猶游行天下爲文章地今草莽士欲總攬諸家  
爲文自見反不當與京國觀哉余年來游歷遂至都門悠悠  
者不解何事友人吳子鑑在所見略同留連闕廷詩且成帙

矣鑑在年甚少才甚高昔人所稱亦元亦博亦文亦史天性然也夫吾黨之彥無先龍眠一時才杰雲蒸霞起方密之寶領袖之鑑在與密之同几席我歌汝和肆意騁觀詩安得不工且多也密之曰昔太白入長安賀監見其烏栖曲而異之把臂呼仙名用以起子美云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是也今鑑在有古良史才博學不倦所賦詩具在沈鬱頓挫刻意子美將誰為知章其人者乎

南雍七子詩序

古者賦詩見志蓋取風雅成言以自況喻如七子之于趙武可概觀矣然漢魏以後有述己之辭有美他之作如阮籍詠懷延年五君尤較著者其以宣微敘質綜行事于韻言綴朋好以雅句致足樂也顧詩以言志亦云性情無忠愛悱惻之思著于本心而以垢俗忤世形見其憤悃憔悴之音所謂溫

妙二十九

柔敦厚稱詩教者豈有當哉申公素園以吏部郎失要人指鑄級得南雍者有六子及公而七皆正人守職事不肯上比其忤時略同夫陪京得聚星之象輦上有釋卷之傷攜手同行旁觀於邑乃公既詠六君亦兼自序探述所及有遙深之旨無怨怒之文雖向止響斷若有餘思而未獲稍溢出于溫柔敦厚外者其志與性情不從可見哉昔白傅有唐名宿禪悅甚深至其琵琶行自稱有遷謫意云江州司馬青衫溼使微之諸人得聚一地其任僚無聊相與刺刺不休者何限讀南雍七子詩加于古人一等矣

樗園詩序

武侯有言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此學問深至之語在全易為遜在乾龍為潛老之元牝莊之樗櫟皆是也余嘗謂武侯亦徒言之耳茅廬三顧不得不出矣鞠躬盡瘁



至食少事煩身殉之後已于二語何居雖然知不可爲然且爲之聖人之事武侯願學焉此侯所以不可及也杜陵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知三分之業等于一羽則侯雖志決身殲有同于潛龍散木者此義甚微杜陵詩人能道之杜詩所以不可及也婁江黃奉倩壯爲江上聞人兄弟之名藝苑藉甚近以樗園名詩何與余交奉倩知其匡濟之思隱隱隆隆讀其詩如萇楚集甲申三月諸篇忠愛懇款是其中有出師表梁父吟焉而欲逃之擁腫支離不中繩墨可乎雖然苟全性命武侯爲亂世人非中才時遭末流杜陵潦倒于殘羹奉倩託喻于惡木皆是物也余願從學焉時扁公道開在座上語曰使二子學問更進則當處于才不才間武鄉之所以三分割據等一羽毛不欲見其材者也獨樗云乎哉余笑語奉倩此未易學請俟之異日云

妙二十九

九

法會錄詩序

往余與雲子入華山訪道開也雲子宿知余爲生客顧道開法器深宏亦將以聞樨擊竹驟而許我矣壬癸之間時時遇道開于旅次黃面緇衣不以津梁疲而欲臥視其導世猶之乎調御我也至于宣妙偈于聲詩見因緣于繪畫筆墨所至義蘊甚深似右丞有妻內之累東坡在游戲之間矣一日得其涅槃法會錄余愛玩讚歎不置客從傍曰今日灑淚新亭此非所及余曰凡今日之禍胡寇盜賊血夷刀兵相殺使然矣然殺從嗔起嗔自貪生貪由愛欲兼以淫邪是則勝殘止殺之道斷可知也夫善性不絕殺以業成世無古德以婆心辯舌一一諷勸化誨之耳使有如道開者十數輩講席以提唱之詩歌以感動之又遇繪畫以悟觸之淫邪愛欲貪嗔滅而謂殺不止有是理哉涅槃所說靈復外此吾表道開以救

殺也推所由來有其本其敢謾語

曹娥詩序

吾邑烈女代不乏人入本朝黃夫人翁氏與其二女及唐氏貴梅康氏清姑最著者也諸婦女以節稱矣而皆有其孝二女沈水屍出與母手相握拳不可開唐以匿姑穢行至死不言康以父得走脫乃毅然就死蓋守身之烈原本於篤孝抑又難焉爾清姑後又百餘年而有曹靜娥之事靜娥以未字之女既脫其父即罵賊隕命不辱其身正與康氏同從容慷慨兩有之者歷稽史牒亦不多見而娥復特聞娥亦人傑也哉往余作清姑曲云我歌此曲何為乎多少丈夫不如姑感歎闊遠今于娥亦云娥家貧里人能道其事而當路或格不聞賴吾里友徐萬春率諸生昌言之始大也吾觀末世微論躬忠孝節義之行者少取言其事者亦囁嚅不出口豈以揚

妙二十九

十

彼之優形己之劣也乎可慨矣余懼娥事之湮也既為作傳又集諸哀輓詩歌序而傳之嗟乎千載兩曹娥相對望矣獨吾邑乎哉

徐羽先近詩序

池山川深秀在昔詩人頗多寓止而兒童婦女村農漁父咸能口實者無過羅昭諫至舉怪徵異讖緯小數俱附益之推為神仙者流而或諷隱為衣輒稱羅某先生云然吁異矣昭諫生晚唐詩格頗下蕭然一不第舉子崎嶇亂離間至使寓止之地後人傳其話言吟詠咨嗟相與神之不置何以至此哉夫隱不得志于唐者也當朱梁改物翔振策勛隱獨拒諫議之召又走吳越乞師效申胥之于秦庭鏐雖不能用其言以是敬而禮之蓋隱大節如此然則江東生以詩傳江東生非獨以詩傳也梅根之渚蚘鄴咸籍而至今傳誦獨俎豆昭

諫不衰者抑亦有其故矣若夫光啟景福而後唐風不振雅道寢微運會使然賢者不免而隱猶爲傑出詩又焉可以訾隱也桐城徐生自甲戌乙亥閒避賊渡江來止吾池十餘年矣卒然視之若池人然幾不知其爲寓客其始詩筆蕩佚若不經思而近益工鍊自好刻意爲之似其楷法如投余數詩殆有義山飛卿之意不止昭諫焉者乃其遭時不造食貧如初四十無家孑然僧舍嗟乎昭諫當日父子兄弟聲稱奕奕郡守竇瑯且爲別墅以居今徐生方之渺焉莫及顧生之不苟亦即可想見生何得不與江東生論大節耶夫干戈之際流寓隱逸代不乏人吾池今日以擬餘姚則風騷未墜生也勉之若爾時張喬杜荀鶴皆土著詩人抗志巖壑將誰屬乎哉知生四顧而求之矣生名翥字羽先過江時余已序其詩者

妙二十九

十一

秋浦草序

李太白池州一寓公爾號九華以華千載蓮生歌秋浦之秋一時愁絕賢者所至有益人國如此至顧雲張喬輩皆池產也聲名章句頗不寂寥而池之景物實未有特經品題遂傳不朽者豈所謂見慣渾閒事乎抑力不足以張之也友人何寤明生九華之趾而服奇好異生平游屐多在全陵淮南間其孝似王休徵俠如黃衫客人人誦述其事至清辭麗句流播江左凡名流卷帙無不引何郎姓字者是其胸中不有一九華然天下緣是知九華有人矣今年以下榻衙齋遂有秋浦草詩不皆爲秋浦作顧性情之言扶以彬或閔悼之什重見淒清蓋往往號猿之遺響也九華去秋浦百里而近自李唐迄今秋浦在郡治西九華隸屬邑寤明視之維桑與梓爾僕生秋浦鹿鹿無聞不能一張此水至待九華何郎以著嗟

乎少時意用壯往視顧雲張喬諸人曰姑舍是今欲彷彿一似陰鏗之句竟不可得也讀秋浦草一為寤明動色一重自太息矣

有無唱和詩引

以所觀今世無不無也無不有也不可究言言之醜也子鑾之所大無大有者無其所無而有其所有是一身之有無云爾是以子鑾作于郡居而余和于峽裏有無有不能盡同者山賓身居峽裏而家在高田其為言也或無其所無而或遂無其所有凡以為有無之實也已爾夫古詩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是吾三人者無無而有有之指也蒙莊氏曰有未始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果孰有孰無也此沈洋虛罔之論非吾興觀羣怨之教矣雖然無不無者無之大而詩未始無之無不有者有之大而詩未始有之大小之分既倒又安知有無之數不齊也耶因山賓錄唱和詩而題其後余為廣此于篇端

妙二十九

三

游暑序

易林曰召伯游暑用修據為甘棠之釋此古聖賢優游泮魚之義亦方伯大臣觀風行國之為非後世詞人所云登覽眺矚者突然因緣假借吾之游亦源此大之子長之會稽禹穴小之子厚之鉅姆西邱猶是爾夫游非宜暑也有無可如何于暑者則逃而之游蔭高木拊流泉入精藍躡石广成吾游事而無苦于暑是游暑所緣起也游竟暑差而詩記作又為序之如此丁亥七夕後五日

澄懷閣近詩序

昔士衡擬鄴中諸詩謂陳孔璋書記士故言喪亂為多余謂爾時實在喪亂即王徐應劉皆當言之獨孔璋哉顧覽蕭氏

文選艸中詩多入錄而孔璋書箋兩檄外無聞焉當由其文  
言不韻詩筆多蕪非言喪亂之過言喪亂之詩不得稱詩焉  
之過也則詩難言哉吾友伯璣以盱江華胄柱下門子作旅  
人羈客栖遲江滸夫非其時為之與乃讀其近詩清而綺和  
而壯感歎而不促狹有優柔敦厚之風無嘯殺散流之失乍  
一諷之未見喪亂之致使貌瘁而神傷也嗟乎伯璣其遭時  
可考而立言如是乃知昔者孔璋以詩累喪亂非以喪亂累  
其詩也詩如伯璣乃有德之言固詩教也伯璣撰著滿家澄  
懷閣詩甚侈而痛自艾除有兢兢懼多之意然凡多不足累  
之况喪亂哉稱丙丁者如許渾丁卯劉因丁亥或以地以時  
亦附見其志意云

師山問字詩序

師山劉子寓也問字詩李生男賦自濬源過劉作也李與劉

妙二十九

三

交四世矣變難以來不執手對顏面四載矣雖芳訊時通而  
促膝無地今者擁鑪合尊長語三晝夜為希有事詩是以作  
也其曰問字李生自抑損之辭也生工文辭治古學愛博好  
奇精通六書之故點畫波撇皆放韻籀斯邈以下以為秦不  
師古多不中法其說與其世父文中同每赫蹏見及亦輒有  
數字箱口畫肚推求考索而後通余有油素輒喜從生書昔  
賢詩文摩挲案上謂斑剝有古色足愛玩是生可稱讀書識  
字而余固從之問者今生曰問字是為自抑損之辭也余雖  
云然而生以為字學中絕古說寢微非余莫可語余執筆不  
能為而頗通其義時亦弋獲以相發明生是以不嫌自損而  
曰問字詩也其詩工為鮑庾長言當泣短語吞聲余不具論  
而第以字說嗟乎此劉之所以伏處深谷為師山旅人而李  
之所以衝寒策蹇來問師山之指也夫

隱菴詩稿序

城幼而受書先生長者或舉近古名臣相告訓如韓魏公范  
 文正公司馬温公輩皆誦述其盛德大業指數不盡即閒稱  
 通鑑潛虛與諸奏議固未嘗一語及詩詞也已稍長博涉羣  
 籍得安陽集與兩文正全集及復覽之則見深理訏謨豈徒  
 見于大篇長牘所謂仁義道德如飢食渴飲兵農禮樂如婢  
 織奴耕已哉即五七言韻語都自成家高者韓吏部次亦白  
 太傅懿雅雋勝未嘗不可為詩人也惟是諸公德業盛大天  
 下後世見其人不暇及其詩所謂人掩其詩詩固自當傳也  
 蘭水太宰鄭公自起家循吏洊歷上卿其生平清修偉節如  
 所云填空頭之救救一路之哭殆不一事而又以屢擢章蔡  
 之搆幾題元祐之碑此正與韓范司馬先後一揆蓋其儀刑  
 在君子其愛利在斯民而立朝梗概亦略見于前後奏議中

妙二十九

西

天下以為古大臣之足以傳者如此已矣城近得編讀巢雲  
 隱菴諸詩則見長言短韻淡墨疏行皆成勝義正不必遠倚  
 曹劉之牆近入李何之室而孤行一意吐語即真所稱吟性  
 情而備風謠固誠詩之教也公視雕文小技宜不介意而詩  
 又足傳如此此與韓范司馬復何以異然後知大臣名節之  
 不可以一端盡如此哉

半山樓雙字唱和詩序

世擬沈韻三江七陽可無分也故洪武正韻更為一東二支  
 而并江于十七陽是矣然余考江韻自有一意蓋其字皆具  
 東聲固陽之屬所無有也如江字從水工聲釋名江公也小  
 水流入其中公共也周禮注六書諧聲江河是也既明以諧  
 聲為江矣故晉謠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又阿童復阿童  
 銜刀浮渡江又楚辭以逍遙而來東叶上洞庭而下江此皆

江之在東韻可見者又如雙字從右手持二佳為偶則指事會意兼有公貢之說左傳駟氏懣注息拱切云以雙得聲故漢人音叶雙皆疏工切如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又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又江夏黃童天下無雙諸如此類甚多亦正入東韻矣如邦亦從邑丰聲謂封建諸侯為邦也故周易必亂邦也與以正功也為協是矣如厖亦從尸尤聲故荀子引詩下國駿厖作駿蒙而左傳厖茸之厖亦讀如蒙是矣夫江諧工聲則凡杠缸缸杠瓠缸缸之屬從之邦諧丰聲則凡榔邲之屬從之厖諧尤聲則凡跪駝流瓏之屬從之懣諧雙聲則艘躓之屬從之其為東韻舉可知也若涇涇憧憧之類其得之益易見若函淙瀧從之類則字直見于東冬又不待言矣凡此皆江有東聲故別為一江而陽之字屬所未有者是以未可與陽一門也暇日偶題子變寓樓用雙字因自題舍壁連用之子變悉和而引伸之山賓遂張大演迤之益推而廣又手書成帙以雙字義釋而序之變說謂元白皮陸未若此也余謂如此作戲不啻博奕之賢已因以平昔所見江韻意更言之為沈郎解嘲其實今所行韻益非約本此又有說在姑未暇及耳

韓聖秋近詩序

先是余日與四方諸子游也在關中之友最先知名者韓子聖秋而最先握手者劉子容生乃容生數稱聖秋云恨子兩人相見晚也已而叔則李子至語亦云然其實余從行卷中熟聖秋制義從載籍中見明文西從友人所習其學古堂諸詩歌文辭久矣制義不復語其詩歌文辭約略言之殆遠之西京之餘烈也嘗即點畫音韻中推觀之益眉目如刻畫見

妙二十九

五

心脾可探而知哉昨歲陳伯璣數貽書稱得定交聖秋爲客中一快示以所鐫識舟社詩中有今日良宴會篇蓋余擬以寄陳而聖秋遙和之者即無論其氣體情辭全乎十九首斯之雅懷高致亦所云千里兮共明月矣同聲則應有感斯通安知聖秋旅舍梁月窺人不有鄙人顏色與之俱在耶余既益讀聖秋近詩見其隱秀苞畜具有風人之指然而悱惻沈鬱又何多騷才與余乃稍序論之以語陳子曰關中近詰蓋可考矣聖秋以二十年名宿夷猶曾伍其馬伯循之困頓公車而名播外裔安南高麗輒問姓字者乎其詩文莖古卑今伉直自遂斯李獻吉之書不讀唐以後詩惟學杜甫一人者乎近之浮湛江淮淋漓文酒賦遠游而歌奇服或又康德涵王漢陂之寓言絃索託寄聲歌也若是者皆從聖秋近詩得之即不盡然約略是矣倘伯璣謂余知言則余與聖秋何啻合衣而出併口而談客生叔則無庸惜余序韓子晚也

妙二九

六

秋浦寓吟序

吾邑在蕭梁始有貴池之號及隋初乃置秋浦縣皆從水得名爾顧嘗歎焉昭明食魚而美僅比丙穴之呼揚隋以浦爲邑已概錫履之境今反以貴池舉全邑而指秋浦故治名其一流是名實有乖舛也又貴池始著風物在天監之開秋浦署邑割分乃開皇以後今反以秋浦之稱爲前古而卑貴池之名爲近今是時代之倒置也若是者何與山河不改郡縣屢更池與浦如故也或貴之或秋之一水猶郵亭稱名如過客矣于大地之中寓四海于四海之中寓江南于江南之中寓池浦又于池浦中寓漢魏六朝三唐五季南北宋未已也而人又寓其中焉或宦而寓或游而寓或土著而寓而寓公之能以修名自立者李白齊映杜牧胡楚實黃觀輩其最著



焉爾諸寓者著而貴池秋浦亦隨以著是一水又借人以長存也物之相寓吾烏從定之祁門友人陳秉文氏溥游徽邑乃有秋浦寓吟夫秉文當貴池稱縣之日栖遲今治所城郭人民俱非古秋浦舊而引以目其寓因以繫其寓時游息懷歎之詩而其所為詩又淵渾超忽綺綴離奇或六朝或三唐不名一家而可意其中之有物吾思之古人假物取類每況以形故有寓龍寓馬而甚之為寓言夫言者心之聲且以為寓況其他哉秉文之來秋浦衷有所鬱陶而詞有其寄託然怨悵不怒聲永律和殆全乎寓之說矣南州陳伯璣時寓姑孰與秉文投好而敦詩詩追古作者豈今之詩人例在寓與余生秋浦所謂土著而寓者意所於邑亦時寄之乎詩夫蒙莊氏且以道德為蘧廬至不可再宿此其言豈有當哉吾與伯璣秉文則皆藉是說以解嘲是故嘗以詩為寓姑孰秋浦可勿論

妙二十九

七

歐湖近詩序

遠公既奉其尊甫西佩公旅居于湖日與伯璣探韻和歌有積帙矣復深入歐湖成詩若干首郵示余余誦焉樂而序之曰余于遠公知詩意矣昔者相如論賦以經緯宮商為末事而推原賦心夫詩意亦猶是也先是遠公浮家東下作扁舟圖倚卷據舳御風凝望吾相其須眉衣裾閒思太白之錦袍漾采石少陵之百丈沂江夔不是過也孤帆一片謳歌激答之句殆隱見焉已得遠公貽和二章與其歲暮感懷八首清真靈厚舉體風入皆胸有全詩可哦可罷不必有題而後詩臨詩而求料此所謂詩意矣今諷其晨起午睡夜坐放船納涼畏入山寺諸章亦猶是也斯豈非意思蕭散不與外事相關忽然而睡渙然而興者哉向以獨推伯璣今遠公僥得之

矣吾聞燕有赤罇山舊云楚干將罇劍處故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耶谿之鋌亦山之精是也此其事有無不可知第古人淬劍嘗遠求江水知精微相浸內外助發夫白波浩盪激射春容又詩意之大者也詩曰身健愛長日心閒對晚花坐來人事少乘醉即爲冢知遠公意思所由來矣

錄聞聲唱和詩序

禮樂詩書同用而異體禮主容樂有容又有聲也書主義詩有義又有聲也故書禮之教莊其入人可見而詩樂特優柔漸漬感物于不自知則其聲爲之也而詩與樂之聲又相傳合以行三百篇皆詩也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用之房中焉用之郊廟焉則皆樂被管絃以成聲諧律呂而入耳響抑揚以移情韻唱歎而化物皆其聲爲之也三代以降樂頗失傳而詩教不廢顧自漢魏樂府逮乎唐人絕句咸可入絲竹

妙二十九

六

比陶匏伶官伎部肄習能工詩聲不絕則樂府亦常存焉爾豈惟詩聲昔人謂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悲號皆韶樂九成之全是凡眾竅之聲無非樂聲故夫聽樂而識盛衰聽取聲而下治亂一也濮水之清商與天津之杜鵑皆以聲鳴皆以聞入物以之接我而我以之觀時精微相激豈有差殊哉吳山賓與吾子鑿各有聞聲詩十章皆一時悽惻之思觸物引類余既別序其意如數和之又屬山賓通錄成帙蓋以其精六書善稽篆也山賓固自歎于書之不工夫聲音文字又相傳爲用者也字成音音成聲聲成文則詩生而樂寓閒有有聲無字有字無聲者而字與聲之相生相傳固昭然易見人知齒牙喉舌之傳響抑知點畫波撇之善鳴也哉因錄唱和詩成復極論以序之

何來集序

戊寅秋八月余捧檄北轅塞明詔冀少自建白迂道山東初欲訪濟南名士遲回孔氏廟庭而倉卒入都伏觀至尊社稷之憂折衝之算遠過巖廊諸當事者萬萬狂生欲言則無益祇取譏訕明年己卯春仲余就試吏部奉俞旨得刺一州例即拜官往余自惟書生冒昧蓋又未衰也尚堪僕僕牛馬走四月乞假猶應制舉南都畢試還家考古論文或邑邑不樂復去白門度歲明年庚辰作客揚州游西越而黨禍忽興讒人交亂余聞憤發再上京師尋以文網漸寬聖明離照默默而返明年辛巳饑饉頻仍或相戒曰子不拜官可也當今之務莫有大于論兵籌餉二者諸公言殊未盡子曷亦更賣田宅爲車馬費上書闕下痛哭流涕陳之乎余應之曰今聖明在上眾正盈朝野無遺賢今日之謂也城雉魯無似長爲博士家詠歌太平足矣遂又汗漫駕湖茗溪間比歸取四載舟車客舍詩小加芟輯名曰何來蓋謂適從何來之謂吾屬所不免也云爾又九年爲己丑余匿跡峽川乃爲之序屬穉子添丁贖丁藏諸膝復指而語之曰此皆而未生以前八九年而父所謂北征詩也而入小學學書法時當爲而父錄而誦之

南陔詩序

友人王元倬者家本烏衣文成黃絹卅年名下暹邏來夫子之稱兩佛堂前萊老尚嬰兒之色善歸父母允當漢孝廉之科志在綺黃長辭秦大夫之爵公車之輪生角鬻焉作炊板輿之御無方觥以爲壽婉容和意在甘毳之外微通夏清冬温即勤勞之中妙契邾下之樂至矣且舞蹈以不知門外之事杳然固魏晉之無論杖名扶老几號養和已事事道存于目擊樂和所生禮本自始遂陶陶志永以言長詩蓋所之歌

以見志七言八句諸家所難一先十章于斯為盛含宮咀徵  
 舊熟卜子夏之正葩攀雅提風今陋東廣微之補綴組織至  
 德要道曾參夏金石之聲圖寫地義天經陶潛託酒菊為語  
 快循南陔之適笑謝北山之移余諷焉而樂海濤遂移我情  
 撼之于鳴蟲響亦為君發滿筐雲子玉粒專用粃糠盈耳郢  
 國春聲賡以瓦缶欲使聽浩浩之歌者知天壤非無人倘亦  
 生油油之感乎將庭闈之有子云爾

妙二十九

三

此賦所云風乎快矣關之有子云爾  
 國家昔幾以京岳於對顯重矣之炳條映天聖非無入韻衣  
 林之千餘歲鬱衣書於前聖平正赫華風撼熱盛耳腹  
 天新南對之匪笑掄北山之移余諷焉而樂海濤遂移我情  
 國春聲賡以瓦缶欲使聽浩浩之歌者知天壤非無人倘亦  
 生油油之感乎將庭闈之有子云爾

嶧桐文集卷第二

